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卷六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卽席 序次也卽就也今文厭皆爲揖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不舉觶待樂賓後一爲旅酬之端也○揖讓升敖氏云謂主人獨與賓一揖一讓而先升也張氏爾岐云揖讓升謂主人蒙上以爵降之文也案上入門云主人揖先入注云揖賓也則此亦與賓揖讓而主人先升賓與介眾賓以次而升也賓厭介介厭眾賓眾賓序升敖氏云賓既厭介乃升介厭眾賓升亦然三賓長則不相厭但以次序而升耳方氏苞云覆言眾賓序升猶入門時覆言眾賓皆入門左以示賓眾賓不相厭耳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舉此爲旅酬之始敖氏云亦相者使之也獻始僃卽舉觶爲旅酬始示酉賓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既洗乃升則用下觶之觶也此舉觶者代主人行禮耳中庸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此舉觶猶揚觶方氏苞云此觶用樂畢之後而

舉於工笙未入之前何也工之升降拜興也繁故歌畢卽獻所以達情而便事也衆賓旣獻樂空作矣而賓介與主人獻酬酢未畢衆賓皆未受酬故先舉後酬之觶以示工先受獻乃禮以權制也盛氏世佐云舉觶將自飲乃洗者敖氏謂其意與主人酬賓之禮同是也淩氏釋例云凡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畢一人洗升舉觶于賓鄉射亦然此以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也至樂賓畢立司正後賓卽取此觶以酬主人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謂之旅酬故注云發酒端曰舉也旅酬畢使二人舉觶于賓介鄉射則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此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也至徹俎說屨升坐後賓介卽取此二觶以酬主人與衆賓行無算執觶者皆與謂之無算爵此皆飲酒之正禮也特牲禮之旅酬無算爵則祭畢之飲酒也西階前之一觶卽主人酬賓之觶至嗣舉奠後兄弟之子復舉東階前一觶爲旅酬發端是雖有二觶實亦一人舉觶也旅酬畢賓弟子兄弟弟子復各酌于其尊舉觶於其長爲無算爵發端是亦二人舉觶也皆與飲酒正禮同亦有二人舉觶爲旅酬始者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使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一觶爲賓舉旅行酬主人獻卿或獻孤後又使二大夫媵爵于公公若命長致則一

人眞觶于前取酬賓之觶之空處公又行一爵爲卿舉旅行酬主人獻大夫後升歌畢公又行一爵爲大夫舉旅行酬笙奏閒歌畢立司正主人獻士後賓媵觚于公公舉之爲士舉旅行酬此飲酒之正禮也有司徹是祭畢儐尸之禮上賓三獻後二人舉觶于尸侑尸舉一觶以酬主人爲旅酬發端皆二人舉觶惟賓媵觚于公爲一人燕禮大射爲賓爲卿爲大夫旅酬雖二人媵爵所行者實一觶有司徹旅酬雖二人舉觶所行者亦尸一觶也亦有一人舉觶爲無算爵始者有司徹無算爵賓所舉之一觶卽前主人酬賓之觶至旅酬畢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長與前主人酬賓之觶交錯爲無算爵是雖一人舉觶所行者實二觶也燕禮大射旅酬皆三次初次爲賓旅酬此二大夫所媵二觶中之上觶也二次爲卿旅酬此前二大夫所媵二觶中之下觶也三次爲大夫旅酬此獻卿後二大夫中所媵于旅賓空處之觶也至合樂後爲士旅酬則賓所媵之觶也鄉飲酒鄉射旅酬祇一次用一人舉觶以發端無算爵則用二人舉觶以發端皆不用主人酬賓之觶禮盛故也若特牲旅酬賓酬長兄弟卽用主人酬賓西階前之一觶有司徹無算爵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亦卽用主人酬賓西階南之一觶祭畢飲酒之禮殺故也又案特牲禮主人酬

賓節主人洗觶節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荅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荅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荅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戴氏震云上經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下云主人荅拜荅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觶還東面下不得有拜字故注但云還東面就其位況賓取觶未奠亦無持觶拜之理拜字不知何時誤衍宋本已然矣無賓兩拜主人荅一拜者凡拜皆北面戴說是也考下文旅酬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疏云如主人酬賓之儀者長兄弟北面拜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荅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此是賈氏由上節經文推出者還西面拜與上經還東面拜正同則戴氏所謂拜字誤衍者唐初本已有之但賈氏未能訂正耳又案特牲旅酬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無算爵用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觶發端有司徹旅酬用二人舉觶于尸侑之尸觶發端無算爵用主人酬賓之觶發端是特牲之旅酬如有司徹之無算爵亦士禮殺於大夫之義也

賓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賓拜拜將受觶

疏正義曰賈疏云賓席末荅拜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謂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敖氏云舉觶者自飲洗且拜其洗與主人酬賓之禮同賓席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荅之者以其賤也下二人舉觶放此舉觶者拜亦當樠盛氏世佐云降席而拜故是常法但經既云席末荅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同是于席之西端不當仍指爲降席也史記載魏其行酒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以蓋以其失勢而忽之此賓之席末荅拜與半膝席相似則席以舉觶者賤故也敖說似長案韋氏協夢仍用疏說謂荅拜必於席末者蓋席上既無荅拜之法而又不可降席以荅拜故於席西南面拜之盛氏世佐以史記之半膝席況此經之賓席末不知避席者自離席也膝席不但未離席膝尚在席也況史記不言拜此經席末荅拜其非在席上可知盛氏引以申明敖說可謂疑不于倫矣褚氏寅亮云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言降席者已離席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高氏愈云此一人舉觶自飲以導賓爲第八爵實觶而拜以將飲告于賓也卒觶而拜

以既飲告于賓也程氏易田云此席末者降席而在席之西也與席末啐酒而後降席者不同

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興

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奠觶者亦以賓未即飲故也賓辭奠觶之意亦略與上同○注云舉觶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者敖云此實取之而經云受原賓意也然經於此類亦或言取則又指其事耳云坐受是賓已拜即興矣凡此時之在席者皆無事則興經文略也張氏爾岐云案主人酬賓亦奠觶而不親授似酬法當然注以爲下主人恐安再議盛氏世佐云禮不敵者親授卑于尊則奠而不授不敢也主人酬賓亦奠而不授禮之殺也于尊獻固嘗親授矣今舉觶者之奠而不授自是卑于尊法初不因禮之殺注云下主人良然張氏議之過矣辭于賓者亦辭其坐奠也褚氏寅亮云前主人獻則授酬則奠此舉觶卽奠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非特明奠觶之故竝明賓辭之故案授受之例卑者于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此奠而不授是舉觶者以卑不敢同于主人故不授賓辭其不親授卽所謂尊者辭也而舉觶者終不敢親授故賓坐坐授若彼親授而已親受者賓之

謙也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禮之殺也獻賓親授禮之正也淩氏授受釋例詳士冠禮程氏易田云下主人者謂舉觶者主人之吏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西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下經云賓坐取俎西之觶卽此觶也其於薦西爲少南乃云其所者明其近於故處也必奠于其所者降於主人且別於不舉者也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西賓取而奠于薦東其觶卒不復舉褚氏寅亮云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移在南而近俎西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之觶高氏愈云此第九爵奠于賓賓不飲**舉觶者降**事已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遵者一條於此文之下蓋從鄉射之例但遵者或來或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盛氏世佐云遵者之禮鄉射文屬于此而此篇則具書於賓出之後非不言也但以其或來或否記載不同耳儀禮圖移於此節之下蓋以行禮之序序之姜氏遂以此篇爲錯簡非也

右一人舉觶

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作樂之賓有歌有笙有閒有合凡四節　注引燕禮者賈疏云欲證工席在西階東據樂正于西階東而立在上西則知工席更在階東此言堂廉亦在階東彼云階東亦近堂廉也敖氏云此言設席于堂廉言其南北節也鄉射云席工于西上少東言其東西節也文互見耳席東上而下者當西階上少東盛氏世佐云工席北向乃東上者亦統於主人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眂瞭者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也後首者變於君也挎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擔之者

疏正義曰注固相師之道道下集釋有也字側擔之者集說引無者字○敖氏云士之飲酒乃有工有笙者蓋以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歟

方氏苞云相瑟者以有何瑟之儀故著之暫必有相故於歌者不言○注云四人大夫制也者賈疏云此鄉大夫飲酒而曰四人大射諸侯禮而云制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以差次也云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者敖氏云瑟先歌後時以後爲尊亦工禮之異者也引鄉射禮者以鄉射之相爲弟子證此之相爲衆賓之少者也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證工必有相以工爲瞽矇者必用視瞭者以扶之也云後首者變於君也者敖氏云後首瑟之首在後也賈疏云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注可鼓者在前也此不面是變於君也云挎持也越瑟下孔也者敖氏云挎以指鉤之也後越去瑟廉差近故以亘擘承下廉而三指挎越也褚氏寅亮云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越孔中案禮記樂記朱弦而疏越注越瑟孔也鄉射禮越注越瑟孔所以發越其聲也案越之爲言闊也闊其孔以發其聲因謂之越故周語越之匏竹韋注謂爲之孔是也何書大傳大瑟練弦達越達即通達也空闊之意云內弦側擔之者敖氏云內弦弦鄉身也

樂正

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樂當從工乃先升者變於尊者之重禮也此先先升而立于阼階東亦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禮云樂正先升立于工席之西亦與此文互見也又云天子樂師以下大夫上士下士為之諸侯之樂師惟當用上士下士然則此使之給事者其下士歟方氏苞云燕及鄉飲鄉射樂正皆先升大射則從工師而升何也鄉射鄉飲工與笙之入及獻各分先後燕則中閒有事使從升歌之工師而升則似堂下之樂事非其所掌故先升而並監視之大射惟堂上之工師有獻則從之而升與之俱降以監視堂下之工可矣所以然者燕及飲射時服則儀可展大射射事殷則節必殺觀下管之無獻則其義益顯矣燕及鄉射稱樂正而大射乃小樂正何也大射禮重相工者僕人正僕人師而掌樂事者小樂正則燕不待言矣蓋惟宗廟社稷之祭大樂正乃與焉與周官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冢宰贊玉幣玉爵而餘皆小宰贊之義同以事實案之惟鄉大夫興賢能或公家之小樂正與焉州長習射必有司假其名以攝事如司馬司射司士之類耳況黨正射之蜡祭獻工而不及樂正何也長官不得與工同獻也終篇無獻樂正之文何也樂正司正凡有司及弟子並包於衆受酬者記曰

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與則凡有司弟子皆與酬明矣注云正長也者賈疏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云長樂官之長也釋官曰案樂正亦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大夫士不得有樂樂正之官疏非是古者教民之事樂官主之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樂師掌教國子樂正立四教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以鄉飲酒賓賢能樂正與焉非徒主告樂備也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

乃降降立於西方近其事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送唐石經徐閣葛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遂案集釋亦作遂樂○李氏如圭云樂記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鄉射禮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知相者降立西方敖氏云相者東面坐于其席前之西也授瑟以瑟首向東授之淩氏釋例云凡樂瑟在堂上笙管鏞磬鼓鼙之屬在堂下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

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上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鑮建鼓應鼙朔鼙簜鞉皆陳于庭是笙管鐘磬鼓鼙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其餘皆在堂下有瞽之詩業虡應田縣鼓鞉磬柷圉簫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吳氏廷華云樂貴人聲歌者宜先曰瑟先者道之坐則歌者先也儀禮各經執事者皆可言賓獨此賓興大之典賓介衆賓俱選擇而次第之非執事者皆可言賓也據周禮春官則相者爲眂瞭據鄉射則此相者爲弟子眂瞭不必少而注以少者言則謂弟子也弟子何得爲賓興之衆賓則注說

非也又此經言後首燕禮言面鼓故注以此爲臣禮變于君之面鼓但大射亦君禮而後首與此經同鄉射亦臣禮而面鼓與燕禮同則避君之說不可通矣故又爲尚樂及略于樂以解之說非不近似然以此經爲尚樂又以避君而不盡尚樂以鄉射爲略于樂又以避君而不盡略于樂則支離不足爲定論矣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示我以善道楊氏示作視釋文傚作詼云本又作傚同張氏云可則傚大射燕禮同此葢引詩是則是傚也故好事者皆改爲詼案釋文云詼戶孝反本又作傚大射云詼戶教反亦作傚燕禮云傚本又作詼是必古文詼傚通用宜各從其故〇蔡氏德晉云云此記所謂升歌三終也淩氏釋例云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間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上工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山升歌也請琴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笙入于堂
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
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
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上之笙閒
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眾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遵
入獻作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但合樂一
節無升歌笙奏閒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燕禮
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
也公爲大夫舉旅酬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此笙奏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
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
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
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閒歌合樂兩節者亦
志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
言故鄉射飲酒義亦秪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
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諸事恐非也燕禮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閒也疏

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鄭笙奏也又案李氏光地云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閒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即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竝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閒閒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論語師摯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小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盛氏世佐云尙書蔡氏傳曰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則二人歌時必二人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可知敖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則從古無此淩亂襍糅之樂也尙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歌發則堂下之樂不作管奏則堂上之樂亦停所謂無相奪倫者此也此篇所記與虞書異者三堂上有瑟無琴一也磬以石爲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之樂無管鼗諸器而以笙爲主三也之三者或因虞周異

制或因天子宗廟與大夫士相飲隆殺不同至上下迭奏之法則古今一轍也　注云三者皆小雅篇也者朱子曰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于朝辭親而從王事于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樂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案三詩爲小雅之始篇作詩在前用詩于樂在後以詩之所言者有合于主人燕賓臣下勤勞王事之意故取以入樂歌之以樂賓而郎以戒使習之也此賓賢能爲出仕之始故歌此三詩記所謂官其始也古人歌鹿鳴者自鄉飲酒外如燕禮及始入學大戴禮投壺皆歌之以歌詩斷章取義所用最廣也敖氏云春秋傳云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兩君相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差之宜也此凡所歌者皆不取其詩之義但以其所得用者樂賓耳盛氏世佐駁之云歌詩不類古人所誦此凡所歌者故是上下通用之樂然既歌其詩則必取于詩之義敖說非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者小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鄭本小序爲說

修改括詩中意也云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旣來云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者彼詩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謂采此數語也案鄭氏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詩箋與禮注說多不合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己惟賢是用此注則謂人之好我示我以善道與毛傳周至也行道也訓合禮記則緇衣引此詩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與此注亦同君子是則是傚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傚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傚此注則以君子即嘉賓嘉賓有明德爲人所則傚也較詩箋爲優則云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者小序云四牡王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篇中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不遑將母將母來諗等語彼箋云君勞其臣敘述其情而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是所謂忠孝之至也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者小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篇中有駪駪

征夫每懷靡及周爰諮謀等語是欲諮謀賢知以自光明也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也凡工賤不爲之洗

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工北面以西爲左主人賓爵自東來在工之右故左瑟以避之歌者亦先獨見瑟者以有事著也有大師則先大師一人拜禮之殺也敖氏云主人亦坐授之獨拜於阼階上者一以工拜授於其位故不得拜於其左也凡主人與工爲禮蓋亦有贊告之者淩氏釋例云凡獻工與笙於階上獻獲者與釋獲者於堂下獻祝與佐食於室中鄉飲酒禮升歌畢主人獻工阼階上拜送爵笙奏畢主人獻之於西階上鄉射禮合樂畢主人獻工阼階上拜送爵獻畢遂獻笙於西階上燕禮升歌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爵公在阼階故獻於西階上與鄉飲鄉射不同也笙奏畢主人洗升獻笙於西階上大射儀歌鹿鳴三終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爵是獻工與笙於西階上也鄉射禮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又司射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大射儀第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又司射洗觚升實之降

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是獻獲者與釋獲者於堂下也士虞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延祝南面主人獻祝畢酌獻佐食少牢禮尸入十一飯主人獻尸致嘏畢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獻畢獻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授爵下佐食亦如之是獻祝與佐食於室中也獲者釋獲者有事於堂下故獻於堂下祝與佐食有事于室中故獻於室中工有事於階上笙有事於階上而皆獻於階上者統於工也獻獲及釋獲者不用主人而用司馬司射各以其職也　注云一人工之長也者敖氏云工歌者也盛氏世佐云一人謂鼓瑟者之長瑟賤而先得獻者以其先就事也云凡工賤不爲之洗者以下文大師則爲之洗況之也吳氏廷華云下記旅則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非旅當洗者也下言衆工不拜受爵祭則又當洗鄭因此經不言洗下又言大師則爲之洗故謂衆工不爲之洗耳要知所謂洗者主人親洗也不洗者主人不親洗使人洗之人也

薦脯醢使人相祭

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 [疏] 正義曰敖氏云工雖賤以其受爵于席故每獻輒薦之亦與成人之禮異也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坐授之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不備禮也方氏苞云祭酒祭薦皆使人相則工執爵而相者以遍阼階可知

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今文辯爲徧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不拜而受差賤也其意與不拜既爵同祭酒祭酒乃飲也

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疏 正義曰注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者李氏如圭云天子諸侯有大師常官大夫君賜之樂與工亦謂之大師敖氏云大師工之長也周官則以下大夫爲之諸侯則空用上士釋官曰能其事曰工凡樂人通謂之工大師樂工之長左傳叔孫穆子會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鴟是大夫家有樂工矣但此賓賢能工及大師當是君之樂人來褻盛禮者或來或否不定來則爲之洗不來而但使樂工來則不爲之洗方氏苞云大師乃爲之洗則衆工實爵而不親洗終則使人以爵奠于篚而主人不親具見矣云賓介降從主人也者案經不言主人降洗則必降可知也禮降則皆降大師瞽者不降故賓介從主人降敖氏云同大師於己纂也主人辭賓亦對衆賓不降別于賓介也工不辭洗亦不降主人既洗亦與賓

介揖而俱升云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
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者張氏爾岐云大
師亦在瑟歌四人之內通謂之工獻之亦依瑟先歌後之
序但爲之洗則不同盛氏世佐云大師乃君賜有爵者無
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既言獻工
乃言大師者以其出於君賜不必有也注誤焦氏以慤云
大師卽國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來者工而巳大師不
與也若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大射儀先言僕人正
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爲大師無瑟
是大師主歌也此注大師或瑟或歌未必然也江氏筠云
經言獻工者四俱云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注於大射
儀云大師無瑟言左瑟者節也一人謂大師是謂大師在
歌而先得獻也於鄉射云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是謂
有大師則獻與大射同但大師或有或無又或瑟或歌爲
與也此及燕禮俱云一人工之長者此據禮節注所云
是指瑟工之長燕禮雖無明文然彼經至正歌畢始見大
師與此俱言在後則鄭亦是指瑟工言二禮之先俱瑟居
先但燕禮大師無瑟後獻是其常此則或無大師或有在
瑟中而得先獻爲異耳合數說詳之鄭於大師之名謂臣
禮與君禮異君有常官其大師自在歌臣則君所賜者郎

得此稱不論歌瑟於獻工之節謂射禮與燕飲禮與大射辨尊卑故大師亦先得獻鄉射亦得同之至燕飲之禮則止如其入之先後耳今案大師之在歌與其先獻自是定禮薦據經後者之受獻與先一人不同先一人得拜受爵得祭脯醮後受者則不然鄭於鄉射瑟先謂賤者先就事則瑟之賤於歌固甚明也受獻之禮賤者儀多貴者儀簡有是理乎至歌之為大師更非尋常歌者之比鄭謂工賤不為之洗於大師洗獻者尊之也賤之而於禮得伸尊之而於禮反屈有是事乎則獻禮之俱同大射無疑矣知歌之必先瑟獻知大師之必先眾工獻則大師之在歌自明且又有可證者大射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以其係徒相者所主在歌故也鄉射亦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非君臣同在歌之明驗邪然則經何以於獻工之後始言大師曰鄉射此文固在工不興左瑟之上矣以其臣禮或有或無不定亦猶遵者之禮鄉射言於席工之先而此經言于送賓之後也高氏愈云遵則或有或無故獻遵不數外此獻工四人為第十次行爵工歌則必獻獻則必拜不敢以其瞽矇而易之其不忽微賤者有如此

右升歌三終及獻工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閒五篇而已此其信也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樂即笙磬敖氏云磬南阼階西南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立于磬南近其所近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鏞則吹笙之時亦奏鏞磬之篇以應之矣不言者主於笙也張氏爾岐云磬縣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此笙入磬南北面在磬者之南北面也 注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者謂以笙吹此三詩以爲樂不如鹿鳴三詩以二人歌以二人鼓瑟和之也以笙吹此詩而不歌故其辭遂亡毛氏奇齡荅問云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

終將以笙笙詩邪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邪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者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歌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笙與箭管籥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歌而不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即樂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之笙入閒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春秋傳有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鏞同禮有鎛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云其義未聞者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亡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明有其義而云未聞者鄭志荅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旣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注三禮在前其時未見毛詩不得小序之說故云未聞也云答周之興也至此其信也者此明周公制禮作樂時三篇之辭具在至更幽厲之亂禮樂廢棄而三詩遂亡引孔子言及正考父者見三篇之亡在孔子之前也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樂南陔白華華黍是

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篇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而訓詁傳乃合衆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云與此注異者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後見毛詩爲詩箋遂改其說耳葢六詩孔子時俱存而序詩者親見其辭故能言其義或謂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敷衍以補之也姜氏炳璋詩序廣義駁之曰南陔南龐也白華見于變雅爲刺幽王何以知爲孝子之詩庚有更償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卽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閒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卽漢廣之廣旄丘云刺衞伯衞伯之伯非卽伯兮叔兮之伯安見孝子絜白卽爲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卽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螽斯多子以美其子孫衆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刺虐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相合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螽斯序者祇見螽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旣以爲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爲順文爲詩序者難矣案笙詩有聲無辭聚訟紛紛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詩箋與此注皆以爲本有辭而亡之至宋劉氏敞始謂亡其辭者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儀禮曰笙曰樂曰奏

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朱子詩經集傳本其說且云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亾之耳自是習詩之家如李氏樗董氏逌王氏質黃氏震等習禮之家如張氏爾岐方氏苞秦氏蕙田蔡氏德晉等皆從其說然范氏家相詩瀋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比音而樂之也蓋禮文顯以爲有辭矣嚴氏虞惇讀詩質疑曰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各三終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盛氏世佐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乃成樂也自古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或一句或刺取篇中一二字以爲題亦有舍篇中字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也夫詩逸者多矣如貍首采齊肆夏見於禮記祈招新宮河水見於春秋傳三夏之名見國語九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亾於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亾於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於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邪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爲有聲無辭之證則鄉射禮

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於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籥章以籥吹豳詩即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即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籥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曰既無辭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亾者由其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為平允胡氏承珙云毛詩後箋曰劉原父七經小傳有云將舞象則先歌清廟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為下管之樂是曰管曰奏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為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並戾乎六經與論于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閒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為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于管籥之類必得有辭既知管籥有辭而何以獨知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長

發云魯鼓薛鼓有諸無辭則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承珙又案投壺云命弦者曰命貍首閒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去取節焉然則下文魯鼓薛鼓亦必隨所弦之貍首以爲節是徒謌者當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王雪山以唐樂有上杜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聲易亾理容有之要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卽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習工尺耳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旣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于下〔疏〕正義曰賈疏云前獻歌工在作階上以工在西階東也此獻笙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也敖氏云主人獻時亦西南面也方氏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于西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

于阼階上拜送爵各舉一節以互相備也于笙不言相不
言受獻不言相祭義同案方說與疏異疑非工在西階東
則獻當在阼階上拜送爵亦在阼階也笙在階下則獻在
西階上拜送爵亦在西階上也盡階不升堂敖氏云賤也
旣受爵階上少立俟主人已拜然後降主人拜亦北面升
授主人爵亦盡階不升堂　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
人和一人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爾雅云笙
小者謂之和釋官云笙以器名其官亦公臣見燕禮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 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南今文辯爲徧 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衆笙謂一人外吹衆笙者笙凡四人則一人拜外有三人也陳氏暘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此又等降之別也高氏愈云此獻笙四人爲第十一次行爵

右笙奏三終及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

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賓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欲以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疏　正義曰　校勘記云釋文麗一本或作離下同燕釋文作宴　注云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者張氏爾岐云謂一歌畢一笙繼之也堂上歌魚麗終堂下笙卽吹由庚餘篇皆然　蔡氏德晉云堂上鼓瑟一方獻堂下吹笙一曲更代而作也案尚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以詠者所謂歌者在上也下管鼗鼓合止柷圉此笙鏞以閒此堂下之樂所謂笙竹在下也以閒者堂下之樂與堂上之樂閒代而作唐虞時非周之詩亦必有所歌之詩也所奏者非周以之詩亦必有所奏之詩也故王氏炎陳氏大猷多據儀禮以證尚書見樂之節次相合乃陳氏樂書集傳纂疏謂儀禮之閒歌與書之以閒初不相干不過一閒字同閒代更替之義亦同耳其說大拘云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者詩小序云魚麗言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篇中言魚麗于罶君子有酒旨且多毛傳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是也云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

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者小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也彼箋云樂得賢者而與立于朝相燕樂也篇中言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之箋謂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德故有酒與嘉賓燕樂而安之是也云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燮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旣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者小序云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篇中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是也案彼箋云人君旣得賢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邦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是以壽考爲人君得賢之效注謂欲其身之壽考與箋詩異朱子詩集傳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本此注也云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者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賈疏云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自一家故存者幷存亡者幷亡也盛氏世佐云疏言笙詩幷亡之故不若張子之於笙非若歌者可習之言爲確也

右閒歌三終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敎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

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葛覃張氏曰案釋文葛蕈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蕈九經字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蕈今不作覃非古也後燕禮同案今本釋文仍作覃無與字通典無樂字能循其法度循徐本作脩與疏合案禮記鄉飲酒義正義引正作脩乃分爲二國監本作三誤

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者李氏如圭云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曰歌鄉樂周南召南關雎序曰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鄉人此禮是也用之邦國燕禮是也鄉飲酒義曰主人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歌與笙每篇爲一終閒歌每閒爲一終合樂鵲巢合關雎采蘩合葛覃采蘋合卷耳每合爲一終敖氏云合樂謂合周南召南而歌之與歸之惟歌小雅者不同也二南乃合而歌之者鄉樂于小雅爲輕也雅先而鄉樂後先重後輕也鄉飲酒上禮之盛者也故歌小雅與鄉樂若其禮輕者則惟鄉樂而已下文息司正是也春秋時謂文王之三爲兩君相見之樂指其始歌者也始歌大雅則合小雅矣諸侯相見其歌如此及與臣燕則但自小雅而下以是數者觀之可以見君臣樂歌輕重之差矣然則天子之燕享諸侯亦但如國家相見之樂而頌則惟空

于祭用之與大夫樂歌甚如士張氏爾岐云此合樂卽論
語所謂關雎之亂也淩氏釋例曰合樂之說賈疏最確謂
堂上堂下笙歌竝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
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為周
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繁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
繁采蘋是為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
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繁
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
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
鵲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
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若工歌關雎後
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聞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為周
南笙者為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鵲
巢采繁采蘋而云合樂乎蓋不若賈疏為得矣案淩氏之
辭郅確聞歌亦六詩經不言歌言笙此總言合樂則為同
一詩而衆聲竝奏可知也然淩氏亦有所本朱子云合樂
孔氏非是常從賈疏毛氏奇齡云歌工在上笙管鏞磬皆
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
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羣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
采繁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

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管笙也如孔穎達說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是也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者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也說詳燕禮云關雎言后妃之德至能循其法度者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蘩夫人不失職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注與小序說皆相合周南王者之風故言后妃之事召南諸侯之風故言諸侯之人大夫妻之事云昔大王王季至其教之原也者言周初自近及遠化家爲國是以詩有周南召南之分而六篇居二南之首爲教之原是以合樂用之也注中所言與周南召南譜大略相同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而此云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者以周公召公皆宣布文王之化周南所言皆天子后妃之事故曰王者之風而周公治內又聖人也故又曰聖人之風召南所言皆諸侯大夫室家之事故曰諸侯之風而召公治外布文王之化於諸侯又賢人也故又曰仁賢之風王者諸侯據所得之詩言聖人仁賢據周召言兩說實相成

也云鄉樂者風也至未聞者盛氏世佐云案此饗燕所用詩之差等天子用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風案其笙也用春秋傳曰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歌而享諸侯亦用之者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者所以禮輕者可以逮下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亦謂享禮進取也燕則升歌小雅合鄉樂合鄉樂者亦逮下也今鄉大夫享士而升歌笙閒俱用小雅亦進取也注疏分別未安敖氏不知春秋傳及此經所云皆是享禮進取因謂諸侯宴歌大雅大夫士宴歌小雅亦未是也傳稱穆叔如晉晉侯宴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饗也而與燕同樂諸侯于聘大夫之禮則然賈疏據此遂謂饗燕同樂尤非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則得之之凡笙閒之詩皆與笙歌同等而諸侯以上又有樂納賓之禮以樂納賓則升歌之後下管乃笙所奏之詩亦皆與升歌同等燕禮具焉其他則未之聞也仲尼燕居以升歌淸廟下管象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之譌也淸廟祀文王之升歌也魯以成王之賜得用之周公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其可哉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

立西階正義曰敖氏云工其長也釋官曰大師亦通稱
東北面疏工鄉飲酒太師或來或否不定故言工不言太
師賈疏謂大夫禮卑無太師非是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
備注云工謂樂正以此經工告樂正樂正告于賓故兼樂
正言之其實樂正當天子樂師之職不謂之工也鄭云凡
工瞽矇也周禮樂師與大司樂聯職非瞽矇為之也不當稱
工已歌備敖氏云謂所歌者皆風雅之正也凡歌以既合
樂為備故告備于合樂之後焉惟告正歌備者蓋以己之
所有事者而言故不及乎其地案正歌者以此歌為樂賓
別於無算樂也所謂禮樂之正也敖說非蔡氏德晉云正
歌獻酬正用之歌異於燕終無算樂是也方氏苞云觀此
則無算樂不限於閒合之所歌明矣必於正歌中取之則
不得為無算如以疊奏為無算則複而厭矣樂正告于賓
乃降李氏如圭云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樂正降在賓
西如其堂上立位　注云降立西階東北面者賈疏云以
其在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
西亦得監堂下之
樂故知位在此也

右合樂及告樂備此作樂樂賓是飲酒禮第二段

竝上段鄭氏以爲禮樂之正是也

主人降席自南方 不由北方由便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旅酬之儀立司正以監司正安賓表位於是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衆賓以次相徧焉敖氏云降席自南方其義與介同

側降 賓介不從 疏 正義曰賈疏云側者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上文主人降賓介皆從降此獨不從者以其方燕禮殺故也方氏苞云疏說非也樂以樂賓故主人如大師降洗賓介從遊者爲賓賓介而至故主人迎賓介從若立司正以監酒儀則主人之事主人自命之可矣與賓無與何爲而從降哉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 作使也禮樂之正旣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懈徐本集釋俱作解宋此二字諸本錯出不悉校○賈疏云相卽前一相迎賓門外者至此復使爲司正也敖氏云主人自作之者辟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於相爾乃更其名者禮異於上宜新之也自是以後禮節凡五司正皆有事焉於此立之亦示留賓之意也方氏苞云易相爲司正者前此雖飲酒而義主於相禮後此雖

行禮而義主於講酒故以董正爲名釋官曰國語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無常官飲酒則設之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鄉飲酒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燕禮射人爲擯則射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擯則大射正爲司正以其主於正禮故皆使相禮者爲之鄉射又轉司正爲司馬注云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者如上行獻酬及酢禮暨升堂笙歌閒歌合樂皆禮樂之正者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行旅酬之禮恐有懈惰或懲於儀者故立司正以監之詩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蓋古人飲酒之法必立監佐史以察其禮儀也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飲酒大王之側執法在前御史在後是此法至戰國時猶行也

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

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時尚未請安于賓賓尚未許而預洗觶者司正之立本以警怠察儀以罰其不如法者故執觶以請于賓賓既許卽實之自飲以爲儀法也請安蔡氏德晉云留

賓安坐也案爾雅釋詁曰安止也因賓欲去故止而留之
下文二人舉觶後請坐于賓始言坐此請安請其止耳左
傳襄公七年吾子其少安亦謂其少止也杜注以安爲徐
失之賓禮辭敖氏云蓋以主人有旨酒嘉殽已已受賜爲
辭也執摯受命贊辭變于君燕氏以怨云敖氏說據燕禮
司正洗角觶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
命卿大夫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
奠觶右還北面少立云云此司正洗觶升受命于主人以
主人之命告于賓不言奠觶乃傳告與燕禮異又階閒北面坐奠觶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也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皆揖復席

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閒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

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敖氏謂几相拜皆有相之者說似未安
立于楹閒則所相惟賓介主人之拜于賓之相旅則呼受
酬者而進之不相其拜之拜也褚氏寅亮云
楹閒東西節也其南則近堂廉北面立而相

右司正安賓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己帥而正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

疏 正義曰郝氏云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於賓而司正不妨同於主司正得專罰也李氏如圭云奠觶者以顯其事表其位也敖氏云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不參受觶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禮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亦與者也　注云階閒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也者敖氏云階閒東西節亦所謂中庭也方氏苞云燕與大射奉君命以糾儀法故司正奠觶皆南面鄉飲鄉射以屬吏共事於長官之前故皆北面也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愼其位也者賈疏云欲令賓主亦皆正愼其位也案退而拱手與賓主爲禮也少立自正其位而令賓主共愼其位也故下引論語以證又引燕禮者張氏爾岐云右還北面謂降自西階至中庭時右還就位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

疏 正義曰賈疏云鄉射

大射禮皆直云卒觶洗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張氏爾
岐云案石經有此字盛氏世佐云唐石經有盥郎賈氏所
謂俗本也監本無之蓋從朱子通解本刪秦氏蕙田云吳
澄三禮考注亦承唐石經之誤校勘記云興下徐本集釋
楊氏俱有盥字唐石經盥字擠入通解無案張氏據疏去
盥字通解用張氏之說而今本又依通解然士昏禮疏云
凡洗爵者必先盥則盥字不去亦可○敖氏云坐取觶亦
進坐取觶而反坐也不祭者變於獻酬也卒觶拜者宐謝
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荅拜者不與為禮則不敢
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賓觶自飲者所以為識又
欲因以虛爵識其位也洗觶奠之不敢苟也方氏苞云自
此以後司正賓主人皆不祭蓋主人賓介眾賓畢飲而以
餘酒祭則薦矣司正先自飲而拜非為酒謝也如謝主人
之禮則主人宐荅拜蓋自退共少立取觶卒觶奠觶洗觶
卒飲拜興退立皆以為酬者儀法俾既醉而知其秩故主
人義不得荅拜耳又云奠虛爵于其所雖眾無失儀此觶
終虛而不用也鄉射記射者有過則撻之則飲而失儀罰
以觵觶可知矣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必史書其過越
日而行法以正日禮殷無暇及此又事分彰癉不宐相干
也周禮閭胥掌觵撻罰之事則鄉之飲射掌罰者必閭胥

經不言行罰之地與時必已見於春秋四時所讀之法也燕大射掌罰者亦必別見於邦國禮而今皆無考耳祭禮獻酬尤繁而不立司正以非德性安重而謹於儀者不得與於祭詩所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也褚氏寅亮云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其少立既飲後則奠而拜拜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慎重其威儀以爲表也高氏愈云此又司正之導飲也爲第十二次爵鄉射之禮自此以後遂行射禮

右司正表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

疏正義曰敖氏云俎西于薦西爲少南上經惟云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賓于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遷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故也注云初起旅酬也者言此以下爲旅酬之初起也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矣者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孔穎達正義云此經據旅酬之時其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是無筭爵之節也張氏爾岐云注言酬爵之無不徧實連無筭爵而言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其實旅酬時尚未及沃洗也淩氏釋例云凡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鄉飲酒禮合樂後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此正獻成賓欲去主人命司正留之將以旅酬也又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賈疏云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旅酬所以酬正獻也又云鄭君連引無筭爵與旅酬而言終於沃洗其賓此時未及沃洗也鄉射禮射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此鄉飲鄉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酬酢禮成公取大夫所媵觶酬賓後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則為賓舉旅行酬禮之初成也又主人獻卿畢二大夫再媵觶公又行一爵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為媵舉旅行酬禮之再成也又主人獻大夫畢升歌後公又舉奠觶以旅于西階如初則為大夫舉旅行酬禮之三成也又徹俎安賓後主人始獻士獻畢賓媵觶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則為士舉旅行酬禮之終也此燕禮大射之旅酬也燕禮大射旅酬凡四次與鄉飲鄉射不同皆行於止獻之後者也特牲賓禮與兄弟辯獻後賓坐取觶阼階前

酬長兄弟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有司徹三獻禮成二人舉觶于尸侑後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注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敘殷勤于尸侑疏云此論旅酬之事此祭畢飲酒之旅酬亦行於正獻之後者也疏又謂旅酬後仍有舉爵加爵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考有司徹無嗣爵之文特牲有之亦在加爵之後旅酬之前疏說蓋誤又案禮記燕義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郎據禮經之儀節言也考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亦獻公燕義云爲君郎爲賓故上文亦云君舉旅于賓也

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觶因更酌以鄉主人將授【疏】正義曰凌氏釋例云凡旅酬皆拜不祭立飲鄉飲酒旅酬賓酬主人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酬主人主人酬大夫大夫酬衆賓及衆賓相酬亦同燕禮公舉媵爵爲賓旅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升成拜公坐奠觶荅再拜又云賓以旅酬于西階上賓大夫之

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荅拜又云大夫辯受酬如受賓
酬之禮不祭爲鄉旅酬爲大夫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大
射旅酬亦同特牲禮祭飲酒賓酬長兄弟賓奠觶拜長
兄弟荅拜賓立卒觶經不云祭是亦不祭也又云長兄弟
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有司徹旅酬尸北面于阼階上酬
主人賓坐奠爵拜主人荅拜不祭立飲又云主人以酬侑于
西楹西坐奠爵拜侑荅拜不祭立飲又云乃升長賓侑酬
之如主人之禮至於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是旅酬皆拜
不祭立飲也至於燕禮大射公爲賓若旅大酬坐祭立飲者臣
與君行禮且膳酒也故雖旅酬亦祭若大夫辯受酬者則
不祭矣又云凡旅不洗不拜既爵鄉飲酒旅酬介酬衆主
人不拜卒觶不洗賓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
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主酬主人
卒觶不拜不洗賓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
退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荅送賓揖就席主人以
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
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燕禮大
射公爲旅主人酬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立卒觶不拜若膳
觶也則降更觶洗非膳觶則不洗可知爲卿旅酬爲大夫
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有司徹旅酬尸酬主人主人酬侑

皆云卒爵不拜既爵不云洗特牲禮旅酬賓酬長兄弟經云賓立卒觶不云拜既爵亦不云洗則皆不洗不拜既爵可知也若燕禮大射公取大夫所媵爵以酬賓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荅拜此卒觶亦拜者臣與君行禮故於卒觶時先拜然後公乃荅拜也又云易觶興洗此酬賓之觶是媵觶故易之不敢襲君之爵也既易名則必洗所以示新也故下經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矣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方氏苞云賓鄉民之爲士者也以己所飲觶授鄉大夫而不洗何也法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畏民志禮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感人心度時量事旅酬以後必不能以洗爲禮故不洗而授觶自鄉大夫始而興敎勸學之誠愜乎上下矣一事之中禮有相反而適相成者賓介相厭以入主人之贊者不與於酬禮之兼乎法以辨名分也有順乎情以通和樂者拜無不荅酬皆不洗之類是也凡此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也

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　旅酬同階禮殺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鄉射禮拜皆北面　注云旅酬同階禮殺者以上正酬時不同階知此同階爲禮殺也

賓揖復席

酬主人訖疏正義曰敖氏云揖而復席禮之也高氏愈云此賓酬主人爲第十三次爵計賓所飲始二爵矣

右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疏正義曰郝氏云主人得賓觶未飲西階上酬介張氏爾岐云主人以所受於賓之觶酬介亦先拜介自飲實觶授介拜送於其東注云其酌實觶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者張氏爾岐云亦如之者謂皆西南授之也朱子曰賓主介相酬皆北面但賓觶之後授觶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卽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旣受乃還北面拜受也高氏愈云此主人復酬介爲第十四次爵計主人所飲則四爵矣

右主人酬介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疏正義曰注則以其序別之校勘記云其序徐本作且字與單疏合是也集釋作某字通解作且序楊氏敖氏俱作其字皆非也案毛本疏解注云則以某甫且字別之也作且字不誤。敖氏云相旅謂相旅酬之禮曰某子受酬卽其事也或言旅或言酬互見耳於賓酬主人主人酬介司正不升惟相之於下耳尊之也若有遵者則先衆賓酬之旣則司正乃升也蔡氏德晉云賓介及主人相酬司正惟相之於下而不升尊之也至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相酬是謂旅酬司正乃升堂相視旅酬之禮所以察其失禮者也曰某子受酬以序呼而進之也受酬者聞其呼己乃降席未受者不得越次也方氏苞云此專呼受酬者必受之於介無疑也鄉射曰某酬某子或大夫或賓長酬者無定故必目其人也案旅酬以次相酬此禮之定制鄉射某酬某子上某字指酬者下某字指受酬者則兼酬者受酬而受相之此第云某子受酬與鄉射文互見也方氏苞以爲受之於介未必然又云衆賓工笙畢獻主人以一人而儁數十人之拜雖强力者亦倦矣故自介以下酬

爵必遞相致然後衆賓有司弟子可徧而主人得自息也
後此舉觶皆使人代非惟禮殺亦主人之力不能繼耳
注云某者衆賓姓也者顧氏炎武云鄉射禮某酬某子注
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注爲得如左傳
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
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者段氏說文注云凡有偕之詞皆曰
且經注云以且字者十有一鄉飲酒注云同姓則以伯仲別
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
甫也少牢禮注伯某之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且
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且字也若言
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檀弓鳴乎哀哉
尼父注因且字以爲之謚襍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
左傳桓四年天子使宰渠伯糾來聘注宰渠伯糾天子下
大夫繫官氏且字古言表德之字謂之且字可證者如是
盩古二十而冠祇云某甫五十而後以伯仲某甫者所以
偕伯仲也故鄭注禮之某甫如是何注春秋經之札卷糾
皆爲且字者與鄭無不合

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辟受酬者又便其贊上贊下也始升相面階西北面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衆賓席在賓西南面司正始升賓命之故西階西北面衆受酬者受自左故司

正退莅之盛氏世佐云堂上者北面作之惟相介酬衆賓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司正安得南面作之乎敖氏謂堂上者南面作之非也褚氏寅亮云視西階爲稍西然亦在序端之南非正立其處蓋序端在介席西北非侯事處也

受酬者自介右由介東也尊介使不失故位[疏]正義曰楊氏復云主人酬介介立于主人之西是主人在介右也及介酬某子某子受酬亦在介右蓋尊介使不失故位也敖氏云受介酬者獨居介右與他受酬者不同明介尊不與衆賓序也若遵者受介酬亦然自介右則介當東南面酬之盛氏世佐曰自介右則介之酬衆賓北面敖氏云東南面非注疏謂自主人酬介以下皆西南面授之亦不盡然

衆受酬者受自左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於介也今文無衆酬也[疏]正義曰今文無衆酬也校勘記云也徐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單疏標目合案衆字疑當作受。楊氏復云自介酬某子之後衆受酬者皆立于酬者之左亦如賓酬主人立于主人之左敖氏曰受自左賓黨受酬者之正位也郝氏敬云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賓也張氏爾岐云衆賓首一人受介酬自介右受

之第二人以下受其前一人酬皆自其左受之也授受之法授由其右受由其左以尊介故介由右餘人自如常禮也云今文無衆酬也者胡氏承珙云注衆字當作受今文但云衆受自左古文多受酬者三字承上文受酬者自介右而言受酬者謂衆賓之內爲首者一人此衆受酬者則疏謂第二人以下竝堂下衆賓是也文義較明故鄭氏從古文

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嫌賓以下異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亦惟受酬者立于酬者之西面及酬者旣受觶進西南面爲異耳盛氏世佐云堂上衆賓相酬當西北面莅酬者之與受酬者必向其位所以通指衆賓酬主人東南面主人酬介西南面皆以是三賓之位在賓西南面則其自相酬亦必西北向之可知惟堂下衆賓則當西南面酬之耳受酬者皆北面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辯辯衆賓之在下者鄉射禮曰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疏正義曰注云辯辯衆賓之在下者張氏爾岐云謂旣酬堂上又及堂下無不徧也引鄉射記證此與彼同案經文言辯則兼堂下堂上而言長賓三人在堂上介酬長賓長賓第一人酬第二人第二人酬第三人此酬堂上者也長賓之第三人又酬堂下之衆賓衆賓以次而酬及

於卒者經以一辯字括之而互見其義於鄉射禮故注引以爲證敖氏謂辯辯衆賓之在上者其後當言酬在下者之禮然後及於卒受者如鄉射禮所云是也經蓋有脫文其說非也方氏苞又云辯後不必遂酬在下者與鄉射禮異也鄉大夫國鄉也以君命興賢能則參用朝廷之禮堂下之賓皆賢能之待興於再舉者故得升堂受酬而有司執事者不與以示國之重賢能非賢能不得與獻酬也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主人位非甚尊而其禮爲禮法之常而其事爲少長貴賤所能習故獻酬終於沃洗者以洽衆情而示禮教之無不徧亦所以興起之也若謂與鄉射禮同而文不具則執事者之受酬與否乃禮之大閑宜詳其受酬而於此經而鄉射從略以見其皆同非若面鄉行由之小節可以彼此互見而昭然無疑者以此知賓賢能之禮無遂酬在下者之事也祭之末燀胞翟閽皆有畀焉故主人之贊者無算爵亦得與案鄉射注云在下謂賓黨也則所謂辯衆賓之在下者謂辯及於堂下之衆賓非謂辯及於執事者也執事者無算爵始得與鄉射言遂酬在下者亦謂賓黨非謂執事也方氏知旅酬之不及執事者而反謂鄉飲鄉射有異亦未郎鄉射之法而細繹之也

司正降復位解南之位【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

旅畢也高氏愈云此介又以主人之觶酬衆賓衆賓交錯以辯各飲一爵爲十五番爵也

右介酬衆賓衆賓旅酬此飲酒禮之第三段

卷六終

儀禮正義卷七

鄭氏注

受業江寧楊大堉補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無算爵初使二人舉觶次徹俎次坐燕飲酒之終禮也○郝氏敬云使司正以主人意使也敖氏云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仍併舉觶者異之也方氏苞云俎尚未徹而觶先舉何也脫屨升堂後拜興受送之儀皆不可展故先舉觶于賓介以行酬賓介不飲而奠焉至無算爵則仍令二人舉此觶也凡舉爵而奠之必下事更端使請安徹俎之後舉此觶而行之於事甚順而必先舉何也君子行禮則不敢緩求安則不敢急亦三揖而進三讓而升之義也鄉飲則舉觶于賓介射則舉觶于賓大夫示主人不敢

專惠且遞酬而交錯主人力不能徧俾得少自休息焉耳二人舉觶不於諸公而於介何也此禮爲賓介而舉諸公雖尊乃爲觀禮而來自不得主舉酬之事以鄉射無介則大夫與賓各舉一觶可矣俎實則特存臑胣以薦公大夫而介薦以胳又以明貴有常尊之義也　注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賈疏云以大夫尊於介故也有大夫氏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後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尊以尊賢非爲貴貴大夫雖尊不當先介且鄉飲義云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尊者亦有主義焉方主人舉觶賓留賓豈得舍介而之大夫乎注非當以敖說爲正褚氏寅亮云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鄉射無介故大夫章氏協夢云飲酒主于尊賢故賓居先介似之觀及升堂時賓厭介介厭大夫則是大夫下於介矣經云舉觶于賓介則既酬賓即當酬介敖氏得之矣案後賓若有遵者節經云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是公尊而禮如賓大夫尊於介而禮如介禮以賓介爲重公大夫皆來觀禮者故不先賓介也敖說[illegible]汪爲昀引燕禮者賈疏云證二人舉觶將洗時亦以此[illegible]字也盛氏世佐云上一人舉觶洗而不盥此亦同避君禮也注引燕禮證此舉觶者之位面序進與彼同耳非謂盥亦同也疏誤高氏愈云此二人復各飲一觶導

飲爲第十六番爵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於席末拜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逆降後升者先降郝氏敬云先升者後降張氏爾岐云二人先後之序與升時相反敖氏云鄉射禮曰立于西階北面東上郝氏敬云立于西階上爲避賓介拜也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

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

介奠于其所 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曰賓受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二人所舉之觶待

升坐後賓升各舉以酬爲無算爵者即此二觶注云賓

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者敖氏云經文錯綜以見其同也

介亦辭文不具耳鄉射禮云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

同也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之所興羣士也故凡事

不敢與正賓同若鄉射則無介大夫之重過於賓無所嫌

而並辭故經特著之介不辭所以尊賓也不舉觶於遵所

以尊介也盛氏世佐云取受二字經往往互用如上一人

舉觶之時云賓辭坐受以興而鄉射禮則云取鄉射禮二

人舉觶之時云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而此則於賓言

取介言受蓋取者指其實而受者原其意也注因取受異

文遂生尊卑之解殊爲牽率敖氏改之是也而謂經有意錯綜以見其同則亦非也經所以複言介坐受以與者正以見介之不辭與賓爲異其義初不在此一字也介何以不拜蓋辭者辭其坐奠也卑於尊者不敢親授故有坐奠之儀賓與大夫尊嫌以尊者自居故辭之介卑無所嫌故不辭也案取受二字散文則通對文則有異受對授而言尊卑不相授受賓雖不敢以尊自居而奠之者則固以賓爲尊也故經於賓曰取不以授受言也介雖亦奠之而介卑於賓卑者可相授受故經於介原其意曰受也取與受對言自有尊卑之別鄭注未可非也云今文曰賓受者胡氏承珙云注語似今文於賓取觶之文作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薦西奠之下賓辭然後坐取觶若今作賓受坐取觶以與則不辭矣此經似無由以賓受二字連文又案宋本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似此節注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蓋誤衍戰案此經文上下皆作坐受也今文曰賓受謂今文賓亦曰受承上文賓言取介言受言之耳曰賓二字疑互倒宋本賈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者此節疏止釋此十字未釋今文曰賓受五字故標目無文胡氏遂疑其誤衍失之矣褚氏寅亮云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相似但此二觶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

高氏愈云此二人所眞爲第十七番齊賓介皆不飲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

至此盛禮俱成酒淸肴乾賓主百拜强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疏正義曰注强有力猶倦焉校勘記云力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有者字○請坐于賓賈疏云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敖氏云坐謂坐而飲也賓辭以俎李氏如圭云骨體貴而肉賤少儀曰飲酒者右折不坐敖氏云辭其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謂俎在此不敢坐也俎肴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燕坐是褻之也司正於是又反命於主人注云賓主百拜者敖氏云此用樂記文也亦甚言其拜之多耳非謂眞有百拜也云弛而不張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者襍記文云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案禮盛者設折俎禮既成而俎仍設者主人尊賓不敢以禮殺而略之也賓辭以俎不敢自尊

而以殺禮當貴者也**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請告之 疏 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人請徹俎順賓意以安賓也司正復請於賓而賓許順主人意而許其坐也敖氏云賓鄉者辭以俎今主人請徹俎而賓許之是許其坐矣**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子弟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 疏 正義曰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姜氏兆錫云以降自西階決其為賓黨弟子恐未然司正凡升降皆西階一以輔賓一以監眾安得以西階二字臆揣之邪味下文弟子當是主黨蓋徹俎是命所命而受俎非司正一人所辨故司正首受俎主之弟子輔之而賓大夫之從者受於外也本紀賓介大夫之俎皆出授從者而主俎則弟子以東明司正與弟子皆主黨而從者則賓大夫之從者可見也案弟子位在西階故司正降西階前以命之眾賓位皆在西階故知弟子為賓之少者賓介大夫之從者不得稱弟子不得列西階下故必授諸弟子弟子始出而授從者下文取俎還授弟子介取俎亦還授弟子何以明弟子之必為主黨記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謂主人之俎藏於東房又何得以東決其為主黨弟子是姜氏亦臆揣之

辭也不如注據經文降階前三字決其為賓黨弟**司正升**子為確敖氏云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俎乃受之也**立于席端**待事疏正義曰席端校勘記云席唐石經楊氏敖氏俱作序徐本集釋通解俱作席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亦云升立于序端案疏內標目司正至席端疏云卽升立于序端皆誤也然單疏本已如是則誤久矣非始於通解今案毛本疏無標目**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為僎或為全疏正義曰遵者降席東南面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重席字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大夫卽遵者也亦是疊席字案疏云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是疏本亦疊席字注云皆立相須徹俎者敖氏云主人介遵皆近其席而立俟取俎之節也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來不來用時事耳者敖云遵者乃此鄉之人仕至公鄉

大夫主人請之來與此會者也謂之遵者以其遵承主人之命而來歟或曰遵之爲言尊也大夫尊於士故以是名之未知孰是案遵之爲義爾雅釋詁云遵循也廣雅釋詁云遵表也毛詩酌傳云遵率也是遵爲儀表尙可率循之義故注以爲主人所榮而遵濞者也敖說非云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者胡氏承珙云禮記冠義云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少儀僎爵注云僎或作騶古文禮俱作遵古文禮者皆指此禮經古文也鄭於此注云主人所榮而遵濞者也於鄉射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濞之也是古文作遵者正字今文假僎爲之僎或爲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譔音詮是其例也案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選亦遵僎相通之一證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 取俎者皆鄉其席旣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

疏正義

曰則使人受俎校勘記云受唐石經集釋俱作授○賓取俎還授司正敖氏云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尊宜異之方氏苞云惟賓之俎以授司正鄉民之秀者可以出而長之故重其禮以屬羣士也韋氏協夢云鄉射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此亦然既主人取俎以下敖氏云此取俎與升受俎者皆以先者既降為節取俎不言所鄉如賓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也則使人受俎敖氏云人亦謂弟子鄉射禮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射之大夫不過本州中爵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與主人同鄉飲酒之遵者諸公之下尙有諸鄉故使公士受俎特異其文曰使人又申之以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乃公士而非弟子也若使弟子則一與主人介同更無所謂如賓禮者而經贅設此文義無所取矣 注云取俎者告鄉其席旣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者張氏爾岐云向席取俎轉身以授人復初入之位東階西階相讓之位也敖氏云賓降立于西階西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介于賓南大夫在介南衆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氏惠言云初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衆賓皆庭中西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衆賓降立

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
皆于阼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
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鄉飲酒禮二人
舉觶畢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
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
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
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
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
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
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賓皆降鄉射禮二人舉觶
畢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
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
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
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
西東面司正以俎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
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
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眾
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皆徹俎於旅酬之後
無算爵之前者也燕禮立司正訖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

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大射儀射畢爲大夫舉旅酬訖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此皆徹俎於爲大夫旅酬之後獻士之前者也獻士獻庶子禮殺故在徹俎後與無算爵同矣至於特牲禮宗人告祭脀乃羞在旅酬之前有司徹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在旅酬之後則祭畢飲酒之禮不同於飲酒之正禮也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

右今文說爲稅

疏正義曰揖讓如初升坐敖氏云謂主人與賓一揖一讓也賓則厭介介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亦以次而升郝氏敬云揖讓如初升謂三揖三讓如初迎賓時也坐主賓皆坐席上跪而以股帖足也盛氏世佐云揖讓如初當如敖說○注不空居堂校勘記云空楊本作宊云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

者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敖氏云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坐於堂上而說屨於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於下賓黨之屨亦北上也方氏苞云燕大射但言賓諸公卿大夫說屨升則君說於上明矣排闥說屨於戶內惟長者一人鄉大夫爵齒竝尊以興賢能與賓同說屨於階下蓋降一爵齒以明尚德之義也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者敖氏云謂賓在主人之左故主人先說左屨主人在賓之右故賓先說右屨是亦鄭氏以意言之耳今文說爲稅詳見士昏禮說服下吳氏廷華云如初者如上獻訖升堂也

乃羞

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

疏

正義曰注鄉設骨體校勘記云釋文云鄉本作鄉同通典作享 云羞進也所進者狗胾醢也者李氏如圭云胾切肉也薦羞不踰牲此牲狗則羞者狗胾也醢則褋餘牲兼作之敖氏云羞者庶羞於凡有薦者也此時衆賓亦當祭薦文不具耳注云所進者狗胾羹也少牢特牲之庶羞皆以其牲肉爲胾又有醢故知此禮當放之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鄉飲酒禮將行無算爵主人請坐於賓賓辭以俎至徹俎畢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是無算爵皆

說屨升坐乃羞也鄉射禮徹俎畢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畢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大射儀徹俎畢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是燕大射無算爵說屨升坐乃羞亦與鄉飲酒鄉射同惟鄉飲酒鄉射升坐後卽行無算爵燕禮大射升坐後先獻士始行無算爵爲異耳又鄉射疏云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室其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脫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舄在堂矣亦與鄉飲酒鄉射異也至於特牲禮無算爵本於階下行之故無說屨升坐之文祭畢飲酒禮殺故也不云乃羞者前旅酬時已羞也有司徹儐尸之禮無算爵惟行於堂上然亦祭畢飲酒故不云說屨升坐但於是時羞庶羞而已其於特牲無算爵唯有堂上堂下之分而其爲禮殺則一也不儐尸之禮羞庶羞在賓自酢後亦與特牲禮

異也

無筭爵

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算唐石經徐監皆作筭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錯出後不悉據注使主人舉觶于賓徐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二楊氏作一○李氏如圭云曏二人所舉觶者至此二觶並行交錯以酬辯旅在下者主人之贊者亦與焉復實二觶反奠之其爵無算楊氏復曰鄉飲酒無算爵其文略案鄉射無算爵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衆賓長受而錯皆不拜注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之觶以之主人賓大夫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衆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第二位次賓長如此交錯以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此所以爲無筭爵也敖氏云無算爵者行其奠觶終而復始無定數也此異於鄉射者舉觶及反奠者不於大夫而於介耳其賓觶亦以之主

人介觶則以之大夫其餘皆可以類推之也程氏易田云
注引鄉射禮乃約初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之爻非引
無算爵時使二人舉觶之文彼經無算爵下則曰使二人
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
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不拜此經無算爵
時亦當略同亦使二人舉觶賓與介亦取前薦西薦南受
而奠於其所之二觶飲卒觶執觶者亦受觶遂實之賓觶
以之主人介觶衆賓之長受而錯也如此則賓介奠於其
所之觶至是起而行之矣秦氏蕙田云鄉射無介故以賓
與大夫爲尊鄉飲酒有介當以賓與介爲尊鄉飲酒義毋
以賓主介僎相提並論則無算爵自空從賓介始由賓而
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說爲是楊氏尚沿舊注
之誤耳盛氏世佐云鄉射禮無介故云賓與大夫不興取
奠觶飲此篇有賓有介上既言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則此
時取奠觶而飲者亦當爲賓與介矣其行酒之法敖說是
也及其交錯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衆賓長實大夫
之觶以之次賓長又實衆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實次賓
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循是而辯此堂上旅酬之法
也其旅在下者於西階上之法詳見下篇楊氏藏於鄭注
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大夫之說故持論如此淩氏釋

例云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筭爵鄉飲酒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爵鄉射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爵燕禮主人獻庶子後無筭爵注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疏云此時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無數也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筭爵者也特牲禮旅酬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觶爵皆無筭注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有司徹旅酬畢兄弟後生舉觶至賓一人舉爵於尸後賓及兄弟交錯以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又不儐尸之禮次賓加爵後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之祭畢飲酒之無筭爵也皆行於旅酬之後者鄉飲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謂贊者不及獻酒故不與旅酬至無算爵乃得與也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鄭注終遂猶克備也孔氏正義曰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又云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爵行無數矣然則飲酒之禮至無筭爵乃備可

知矣

無筭樂燕樂亦無數或閒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國君之無筭【疏】正義曰敖氏云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闋故爵無筭而樂亦無筭也郝氏敬云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閒合皆三終燕樂無筭不拘於三也方氏苞云舊說仍用前歌與閒但疊用數篇周而復始亦比於慢矣疑若春秋傳所載賓各賦詩工以瑟與笙應之其不歌者亦聽以無定數故謂之無筭耳以不出大師所陳十五國之風故曰鄉樂案諸家言無筭樂皆與注異考注云或閒或合盡歡而止蓋謂奏樂不定依獻酬之節或用閒歌或用合樂無一定之數主賓盡歡爵止而樂始止也敖氏說可與注相發明引春秋傳盛氏世佐謂左傳載季札觀周樂之事乃魯因札之請而備陳之聘禮云歸大禮之日卽受饔餼請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算也注引之誤

右坐燕此飲酒第四段飲禮始畢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

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

【疏】正義曰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者李氏如圭云詩亾篇六序皆以篇名釋其義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與注陔之言戒義合案周禮鍾師祴夏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說文曰宗廟奏祴樂是陔即祴夏賓醉而出奏祴夏是祴之義取於戒注通陔於祴故曰陔之言戒也李氏似以南陔當此經之陔未知所據敖氏云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其名義未詳盛氏世佐云周禮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則陔亦頌之逸篇歟然以大夫而送賓之樂儼然與天子同何其無差等也鍾師陔夏之本作祴而此篇及鄉射燕禮皆言奏陔而不言夏然則陔之與祴夏同乎否乎今皆不可得而考矣竊謂夏大聲也別之於頌必非諸侯以下之所得干諸侯大夫所奏蓋別爲一詩而今亦亾之也或以晉節爲別如豳詩七月一篇而有風雅頌之異歟樂師鄭司農注云今時禮行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則陔之晉節至漢猶有存者康成乃與鍾師之祴夏混而一之至今天子諸侯大夫之樂尊卑莫辯其誤甚矣疏家乃爲之說曰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三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陔南以是爲尊卑不同不知

諸侯進取僅得歌大雅大夫進取僅得歌小雅未聞有歌頌者魯之有頌相傳以爲成王所賜議者猶以爲僭三家雍徹夫子譏之彼金奏肆夏之三諸侯之僭禮也甯得以爲正而據之乎案九夏之用周禮注杜子春分析甚明陔蓋宗廟中上下通得用之故說文亦統云宗廟奏祴樂漢時大學罷出猶以鼓陔爲節其所奏若何鄭君去司農未遠豈不知之特其詞旣亾僅傳其節耳至呂叔玉以肆夏楚遏渠附合詩篇則未敢以爲信也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門東西面拜也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再拜送賓也不拜送介殺於初方氏苞云主人禮先於賓者十有三其大節六賓許出迎拜至崇酒立司正拜送皆再拜一拜者唯獻酬耳賓之禮先於主人者十有二皆一拜蓋鄉大夫賓賢能士當以道自重不敢重拜疑喜於得舉而翕翕相附也周公制禮教士以難進易退而公卿爲國求賢致敬盡禮以相勸厲者可謂切著矣又曰戒速賓介禮同至拜送則介不與焉以是知賢能之書所獻惟賓也蓋介乃德行道藝次於賓而可備後舉者故戒速壹與賓同所以異之於羣士也而登於天府者惟賓至於後舉則羣士之德行道藝或有先於介者矣故禮終惟賓得拜送而介與衆賓不與又所以儕

之羣士俾介與羣士皆有所觀感而興起也鄉射賓出衆賓皆出主人拜送於門外蓋射乃有司之學政凡在列者皆宜加禮不可以分差等此則送賓而不及介以賓乃所與之賢能而介仍鄉之學士也敖氏乃謂此士大夫私飲於學中之禮固哉案禮爲賓而設介與衆賓所以輔賓也禮之初主人速賓及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至於獻酬而介禮少殺燕畢而出飲禮既成而賓賢之禮備矣經特言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不言介衆賓見此禮專以爲賓所以重賓而略於介及衆賓也鄉飲酒義云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亦不言介也

右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遵者諸公大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諸公大夫來助主人樂賓主人與爲禮之儀遵不必至故曰若有李氏如圭云主獻酬爲正禮遵者無常或來或否故於此乃言之敖氏云此謂遵者先俟於門外以一人既舉觶爲入之節息司止之禮云以告于先生君子然則主人於遵者其亦使之

告之䝱公大夫若皆來則同時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之後衆工未入之前乃於是言之者以其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故也○校勘記云注于徐本作干誤　云遵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者釋官曰案大國孤只一人而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儀言諸公鄭氏謂諸言諸者容牧下有三監後儒謂三監是殷法多疑其説於是言有謂諸者不定之辭有謂諸公統公卿大夫而言有謂諸公兼寄公言之有謂兼致仕者言之紛紛不一今案經文言若有巳是不定則諸不得更爲不定辭下云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而言亦不統卿大夫也禮云諸侯不臣寄公大射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寄公矣至致仕之説在此篇未嘗不可通但大射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者言之不得有致仕者故惟鄭意爲允耳又案此經稱公者有二一爲五等之國其君皆曰公公會大夫禮及燕禮大射儀聘禮所言公者是也一爲大國之孤稱公此篇及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士喪禮言諸公公卿大夫是也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又凡臣尊其君皆曰公左傳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伯有卿亦稱公是也春秋時楚之縣大夫皆僭

號稱公是僭五等之公比於諸侯非公卿之公也案楚之縣大夫稱公者疑亦公卿之公故齊之大夫未嘗僭諸侯之稱而棠公亦稱公矣是春秋及倉邑之大夫皆得通稱公者也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

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鄉大夫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三重再重皆蒲席緇布純者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再必言如此重席亦兼卷而設之○注爵爲大夫校勘記云爵監本誤作爲　云席此二者於賓東者李氏如圭云賓在戶牖間尊在戶東遵者又於尊東曰賓東者繼賓而言耳其席南面西上統於尊張氏爾岐云賓在戶牖之間酒尊在房戶之間正在賓東不容置席則席遵者當又在其東但繼賓而言耳其實在酒尊東也盛氏世佐云席於賓東者東房戶牖之間也遵北者爲助主人樂賢而來故席之於此鄉飲酒義云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是也云尊之不與鄉人齒也者李氏如圭云士來觀禮者齒於堂下鄉飲酒之禮所尚三謀賓介尚德也旅酬以齒尚年也大夫重席坐於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又案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

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鄉飲酒義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蓋黨正飲酒正齒位之法敖氏云席此於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貴於正賓也又貴貴尊賢尚齒三者之義並行而不悖於斯見之矣盛氏世佐云注云尊之不與鄉人齒是解經不於賓西之故義在貴貴存之以備一解於經義未必合也又注所謂鄉人者堂上三賓耳敖氏以爲正賓齒尤非三賓德劣以年之長幼爲序故云不與之齒正賓曷嘗論齒哉案鄉飲酒禮專爲賓賢旅酬以齒席遵於賓東皆因禮之自然而意不在乎此也諸家多以此禮兼爵齒言非是注尊之不與鄉人齒謂諸公大夫尊於衆賓故不與並列非以此爲貴貴之義也盛氏說亦泥張氏爾岐云不與鄉人齒者衆賓之席繼而西是與相齒此特爲位於酒尊東不在衆人行列中故云不與齒也說最合吳氏廷華云此鄉飲酒爲賓賢而設則賓爲專尊非他人所可越特因觀禮之卿大夫其位本尊故爲尊東之席以存尊之之意然不席於戶牖之閒則視尊賓之禮又有閒矣蓋遵來觀禮與賓介衆賓本自不同不與鄉人齒者固不可混之賓介衆賓之中卽與鄉人齒者亦何嘗不齒

置之賓介衆賓之外要之賓賢之禮與尚齒之禮本自不同注謂不與鄉人齒其說本合疏引黨正及文王世子之文說固非然但與此經賓賢之意不相符耳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

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內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入謂入門左也復初位階西面以南之位待公入也盛氏世佐云疏云復西階下東面位是也蓋亦介在賓南衆賓在介南矣案經上云入謂入門也下云迎謂迎於門內也此復位自爲階下之位主人降阼階階位在東賓介衆賓降西階位在西敖氏云迎不拜者別於賓介亦以其在門內也迎於門內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於主人爲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賓也升階正法客尊則先升方氏苞云遵者宜先次於門外一人舉觶相者使人告而公大夫遂入主人乃降而迎迎而不拜以遵有主道也必要其節者使早入則主人之禮不得專於賓介故入於一人舉觶之後示衆賓之酬爵旣與禮之連而不相及此類是也張氏惠言云鄉射禮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疏云入門左東面北上

位案門左地狹不足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荅衆賓立者之位位也賓初無位在介北可也張氏爾岐云如賓禮者謂拜至獻酢酢也　注云如讀若今之若者朱子云此但謂如字讀之如今人所用之若耳張氏爾岐云公若大夫入言或公入或大夫入其降迎皆如下文所云也韋氏協夢云如若同入不定之辭也公與大夫或來或不來或皆來或不皆來未可定也蔡氏德晉云如猶及也此公如大夫入之如與媒氏若無故而不用命者之若同皆訓爲及惠氏棟古義曰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案古而與如通用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爲若鄭以爲聲之誤則古讀而如若也胡氏承珙云如若一聲之轉故二字之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爲相似者如此若此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辨今文若爲如是也有訓爲如相及者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謂宗廟及會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謂方六七十及五六十也春秋傳請爲靈若厲謂謚靈及厲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鄭讀如爲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非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讀若今之若者葢當時之語凡相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以相況耳漢書文帝紀丞若尉致　武帝紀爲復子若孫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

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介禮者亦如其獻禮耳若其酢則主人於公大夫一也鄉射言大夫之酢其儀與此介同諸公雖尊禮亦如之所以辟正賓也楊氏復云獻遵一條經文所載差略謂公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其禮當與賓同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嚌肺不告旨禮殺於賓但無諸公則獻大夫當如不獻賓之禮張氏爾岐云如介禮其入門升堂獻酢等皆如介之殺於賓也方氏苞云疏謂如賓厭介而入之禮非也鄉之學士宜從鄉大夫以入贊主人雖敬執賓主之禮而賓介則不敢抗禮也大夫與鄉大夫比肩事主不宜使厭而升尤不可公厭大夫以升如介禮謂拜洗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送爵崇酒拜皆不於阼階之類與介同耳贊介不敢正當禮以讓於賓大夫不敢正當禮以讓於諸公其義正同經乃總言諸公之禮壹如賓大夫之禮壹如介惟加席及辭席有異疏說決不可通也盛氏世佐云此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鄉射禮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酢之禮僅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賓禮者諸公之禮旣無

明文可考於是諸儒各以己意爲說楊氏但謂自拜至以後當與賓同言如獻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賓禮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辟正賓也張氏爾岐云謂拜至獻酢並如之以經文斷之則張說近是而亦有所未備也蓋經文簡而該如賓禮三字足以檃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於繁複敷陳也旣云如賓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無不如之矣鄉射所陳特其所謂大夫加介禮者耳言大夫則諸公可知言有諸公之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蓋貴貴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以辟正賓爲辭乎張言獻酢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無酬矣

注云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之者敖氏云委卷而置之也席端北端也不徹不使人徹之也主人對不許其辭也不去亦謂不使人去之也大夫辭加席謙也有諸公則自委於席端者公唯再重己空辭之主人不徹明其有爲而爲之非正禮無諸公則主人不聽其辭而去之者士亦一重異爵者不可以無所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席在尊東南面有諸公則席在主人之北西面云辭加席委於席端則是凡辭席皆近席爲之也此重席乃云辭加席者但取其在上故耳非謂此席卽加席也凡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重席則否又說前辭一席使一人去之云諸侯之加席與其下席而二

此席雖非加而數則過於二焉故辭之而主人亦許而徹之也盛氏世佐云案周禮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惟三重諸侯二重此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敖氏嫌其尊卑無辨故設爲此席非加之說以通之然下經明言加席則此說固不可得而通之也蓋天子以至大夫尊卑之辨在五席之名物不全係於席之重數也五席者次繅莞蒲熊也天子三重次也莞也繅也諸侯再重祭祀之蒲也莞也卿大夫以下則惟蒲筵緇布純而已加席以莞不聞用繅此則其差等也若席之重數豈有常乎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亦大概言之耳周禮既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止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以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三重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則一重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以降尊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緇布純加莞席而燕禮筵賓于戶西無加席臣以君屈也是席之重數隨時而變易義各有主不可執一論也即如此篇主人鄉大夫然以賓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

之正也大國之孤又尊於大夫故爲設三重以異之猶諸
侯三重而上公則四重也然因其辭而卻去之則亦再重
而已豈可議其僭乎又案公食大夫禮云蒲席長緇布純
加萑席尋此公與大夫之加席亦當與彼同記不言者文
不具耳敖氏謂上
下之席同物非

右遵者入之禮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

疏正義曰賓服鄉服校勘記云通解敖氏俱
無上服字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
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張氏爾岐云此下至篇
末言鄉飲明日拜謝勞息諸事注云拜賜謝恩惠者敖
氏云拜謝其飲己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也云鄉
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者敖云鄉服鄉飲酒之
服卽朝服也變朝言鄉見其與昨日同也鄉飲酒士禮也
乃朝服者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方氏苞云據經文乃
特著賓之鄉服與鄉射之朝服異也主人爲國興賢朝服
不言可知故經略焉而記乃詳之而賓之服宜辨故特著

其爲鄉服卽修業於鄉之服玄端是也蓋冠服可攝盛卽鄉射亦可攝盛唯鄉大夫與賢能則朝士與鄉民之分界也故雖升於司徒未入於國學則仍鄉服而鄉大夫之拜辱亦如之蓋報禮於賢士與之同服示不敢以貴臨也息司正則改朝服以卽事示國政以嚴終也若鄉射之賓則宜多公士卽閒用學士亦可假以朝服蓋春秋學政之常假以朝服亦以以騶虞爲射節之意耳習射禮輕故玄端以息司正與鄉飲變各有當也注說似未安記獨補主人之服正以賓之服已見於經耳又曰經記玄端與朝服毋分言之士冠之三加朝服旣冠改服玄冠玄端以見于君則其別顯然特牲禮冠端玄注玄冠有不玄端者蓋謂朝服則緇衣也六入爲玄七入爲緇衣色稍異而冠則同故注疏或混而一之如士冠主人玄冠朝服注謂衣與冠同同玄是也豈對文則有別散文或可通歟盛氏世佐云於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矣處士服緇布冠深衣錦帶素經鄉服之鄉讀如鄉日之鄉鄉服承明日而言注昨日卽解鄉字也方氏謂士修業於鄉之服爲以鄉其說無據拜賜拜辱所以終燕飲之盛禮故服朝服以重其事至息司正輕於禮賓故釋朝服而服玄端方氏謂拜賜拜辱服玄端息司正服朝服亦昧於輕重之宜矣拜賜

既服朝服則正行禮之日亦服朝服經鄉服二字總昨日之禮而言盛氏謂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亦非淩氏釋例云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是鄉飲酒鄉射皆用朝服也惟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更服玄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又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云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注以爲皆用玄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云今文曰賓服鄉服者鄭以鄉射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決之故從古文無上服字今本經文亦作鄉服始涉注文而誤衍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拜賓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

不見如賓服遂從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復集釋楊氏俱拜辱于門外乃退作服張氏云拜賓服自屈辱也案釋文復扶又反近湖北本作腹不誤益甚案張氏以嚴本爲據楊氏又沿嚴本之誤徐鍾俱不誤 注云拜賓復自屈辱也者敖氏云辱拜賜之辱也主人往拜賓辱者敵也凡尊卑不敵則不荅拜賜之禮引鄉射禮者賈疏云明彼此賓主俱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也

主人釋服

釋朝服更服玄端也古文釋作舍 疏 正義曰注云釋朝服更服玄端者李氏如圭云服玄端燕私輕也盛氏世佐云朝服以朝玄端以夕是朝服尊於玄端也飲酒朝服息司正服玄端隆殺之宜也凌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玄端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玄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言端也鄉射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玄端故知釋服不說朝服服玄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不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玄端也又案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玄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竊謂注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又不言何服唯記云鄉

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惟速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猶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氏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云古文釋作舍者惠氏棟古義曰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職春入學舍菜注舍即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胡氏承珙曰鄭君於周禮旣讀舍爲釋此經從經文作釋蓋舍字不用蓋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訓較切耳

乃息司正

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息疑即燕之異名考工記云張獸矣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於學宮行之必息司正者以昨日勞之而待之之禮又殺於賓黨故也釋服乃息之者此無所放故服其正服也案勞也之勞讀如勞來之勞息有止義勞而止息謂之息梓人則王以息燕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禮記樂記息焉游焉注息謂作勞休止之息淮南精神訓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高誘注息止也勞而

止息謂之息故息其勞而勞之亦謂之息此一義之引伸也韋氏協之夢云此勞賜鄉飲之贊者司正爲贊者之長舉司正則其餘皆勞矣息司正亦當使人速之觀鄉射可知淩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鄉飲酒禮明日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不薦脯醢羞惟所有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惟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旣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惟所有鄉樂惟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巳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觶於其所擯者遂受命於主人請坐於賓賓降說屨升堂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算爵又無司正注云使擯之而巳不立之蓋注又推經之所未詳者皆殺於飲酒之正禮也

無介

勞禮略也司正爲賓

疏 正義曰知司正爲賓

者以司正是庭長故以爲賓也敖氏云是禮雖主於司正未必以司正爲賓公父文伯飮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是其徵矣盛氏世佐云司正蓋以州長爲之諸侯之州長士也此乃大夫燕士之禮敖氏所引左傳蓋大夫族飮禮故以異姓爲賓非此比也當以注說爲正方氏苞云據經文以告于先生君子兼召知友蓋先生君子旣不可屈爲司正之介知友又不可爲介而先於先生君子故無介爲安

不殺市買若因所有可也不殺則無俎【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不殺不特殺也敖氏云無介不殺皆貶於飮酒

薦脯醢羞同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案敖氏注云薦同雖非引鄭注然竊疑鄭注羞字亦薦字之誤案賈疏亦作羞集釋楊氏皆同則注自作羞不得因敖氏而疑注亦作薦也

羞唯所有在有何物【疏】正義曰羞字承上言之謂在薦脯醢所用之羞視現在所有何物則用之飮酒正禮用狗藏此不殺則無狗藏故唯所有

徵唯所欲徵召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昨日正行飮酒不得喚親友故今食禮之餘則召知友故言徵唯所欲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疏】正義曰敖氏云

君子國中有爵有德者也亦使人告之云可者嫌其禮輕不必告也惟言告是不請矣不請則不速云可知者皆異於賓也其來若否則但語告者以復命於主人先生君子若與其位蓋如遵方氏苞云但以告而不敢請來與否聽焉敬老尊賢之意也鄉先生外別有君子以是知先王與賢育材有不敢强以仕者必如是而後禮賢之義備也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春秋戰國時猶有周豐段干木泄栁之儔爲時君所不能屈周公之教思可謂無窮矣周之士也肆其此之謂歟又曰遵者亦不告以禮輕不敢復煩尊者盛氏世佐云鄉者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不興賢之典先生與有勞焉而昨日之禮乃不以告何也蓋正行禮之時酒清肴乾賓主百拜非强有力者不能勝也敢以是煩長者乎故不以告也至是則禮已輕矣又不敢請而但使人告之蓋不敢必其來也古之鄉大夫待先生之忠且敬也蓋如此褚氏寅亮云注云徵召也告請也召之與請不但見尊卑之等差且見召者必欲其來也而請者聽其自主蓋既殺於正禮則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王氏引之云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屈賓介處士賢者卽國中有盛德者也然下文云賓介不與則處士有德者但爲鄉飲酒之賓介而此日不與其事豈得復告於處

士有德者乎君子蓋卽上文之諸大夫也鄉飲酒之日諸公大夫或來或否其不來者則可與於此日之息司正故必以告焉鄉飲酒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摯見于卿大夫鄉先生卿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于君子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注云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則君子曲禮曰侍坐于先生又曰侍坐於君子又曰侍坐於長者斷無不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者卽卿大夫也蓋卿大夫之已致仕者爲先生未致仕者爲君子鄉大夫言告于先生君子謂此二仕者也先言先生後言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禮之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亦失之

賓介不與　禮瀆則變古文與爲預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變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褻古文與爲預徐本集釋俱作豫通解作預今案敖氏亦云古文與爲豫○敖氏云不敢以輕禮凂昨日之尊方氏苞云不與者惟賓介示衆賓尚有與者上經曰徵唯所欲則必德行道藝爲主人所心許然後召之非衆賓皆與

也人情於得失榮辱之介可徵其器量使周旋於鄉先生君子之前則有不能自掩者矣此與以五物詢衆庶之義同鄉先生君子徵辨其德器衆庶明徵其行藝皆所以振興羣士以為後舉所依據也若賓已受正而又以飲食之道召之則褻矣古文與為預詳士昏禮我與在下案士昏禮鄉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注皆云古文與為豫則此亦當作豫作預誤也

鄉樂唯欲

鄉樂周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疏 正義曰敖氏云鄉樂者凡國風皆是也惟欲者唯其所欲則使工歌之不如昨日之有節次也蓋亦純用鄉樂之異者耳國風為大夫士之樂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司正禮輕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觶遂無算爵然則工入之節其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拜賜拜辱息司正

此條張氏鄭注句讀無今補

記

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

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

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 疏 正義曰禮異再戒爲宿戒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 注而復宿戒校勘記云復徐本集釋俱作又與疏合通解楊氏俱作復張氏爾岐云注曰先戒而又宿戒案釋文復字注曰而復同此又必復字也今案賈本作又陸本作復自不同耳張氏鄭注句讀作後以肊改也 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者敖氏云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觀於鄉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徵也於此云鄉者如燕禮記先言燕特牲禮先言特牲之類也張氏爾岐云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指人恐義不盡方氏苞云記曰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又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古者唯飲酒之禮名曰鄉以鄉大夫興賢能還而以五物之禮詢衆庶黨正正齒位皆鄉禮獨言鄉乃可以該之其不言主人何也以經有明文兼明所就謀賓介之先生亦朝服也案注以記朝服而謀賓一介主鄉大夫言故謂鄉人謂鄉大夫也然記鄉字總此一篇下不言主人方氏謂經有明文是也經與記非一人所作古蓋別爲一卷毋篇題其名以別之不與下記文連讀也敖張諸說皆確云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者李氏如圭云冠玄端玄玄冠玄端也冠與衣帶同色屨與裳韠同色敖氏云謀賓介如飲酒之始故卽衣

服其服經不見其服故記明之云再戒為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戒者張氏爾岐云宿戒之者將其人容有不能令得肆習今鄉飲賓介皆使賢而能為禮者故不須宿戒也方氏苞云興賢能國政也惟其人之可無事宿戒故及期而速之賓惟禮辭盛氏世佐云能賢能也使能者即周禮鄉大夫職云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變興言使者合眾而尊寵之謂之興此以鄉大夫尊士卑又其所治故云使也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一有不肯者得倖進則始矣介亦後年擬貢者云皆使能蓋其慎也不宿戒者謂如士冠禮之類三日前戒賓至行禮前一日又宿之而此則否也所以然者冠禮筮日筮賓若不先期告戒恐其至期或以他故不至則不能成禮故須戒而又宿鄉飲酒之禮則三年一行必於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之況幼學壯行之素志誼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蓋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二句義不相蒙先儒乃混而釋之姝失經意若謂此以使能故不宿戒則凡禮之宿戒者所使者皆非能者乎知其不能則不必使使之而又逆料其不能不敬孰甚焉且古之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冠禮又其習見者亦何所不能而必宿之邪案盛氏說能得禮

之精意注未釋使能固以能卽指賓戒也敖氏之說亦不誤

右記鄉服及解不宿戒

蒲筵緇布純 筵席也純緣也疏正義曰賈疏云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緇布純此不言常文不具也倍尋曰常丈六尺也敖氏云此不言常則其度或短焉

尊綌冪賓至徹之 綌葛也冪覆尊巾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冪宋本釋文作冪案當以冪爲正○敖氏云賓至徹冪臣禮之節也士昏禮夫婦入于室贊者徹尊冪特牲禮尸卽位而徹冪皆與此異方氏苞云凡事皆於諸篇互備此經通例也尊有蓋蓋上加冪冪上加勺又反之以覆勺此篇及鄉射皆賓至卽徹自獻酌至禮終不再覆祭則陳饌時徹冪酌奠隨覆之神事尤宜潔敬也故酳尸之後獻酢相繼無復神事則徹而不覆賓祭之尊惟有司以時啟冪而已燕大射更有執冪每酌於膳尊旋啟而旋覆之敬君之禮不異於享神也觀歡尊徹冪則不再覆其義顯然矣燕禮至無算爵君命徹膳冪亦不再覆以酌無算不可以旋啟而旋覆也韋氏協夢云綌冪葛之麤者綌冪辟君禮也燕禮用綌冪

其牲狗也

狗取擇人 疏 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也而燕於君禮爲差輕鄉飲於臣禮爲差重故牲亦不嫌其同

亨于堂東北

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以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疏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鄉飲酒義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發也敖氏云言煑也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郝氏敬云易象艮爲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狗亨於東北象陽也鄭解牲狗爲取其擇人迂也

獻用爵其他用觶

爵尊不褻用之 疏 正義曰敖氏云其他謂酬及舉觶之屬也然記之文意似失於不備夫酢亦用爵也何獨獻哉此上篚之爵三觶一下篚之觶三張氏爾岐云其他謂獻酬及旅酬秦氏蕙田云酢亦用爵記但言獻者酢統於獻也敖氏議記文之不備過矣淩氏釋例云凡獻酢酬酒而飲之器曰爵者實酒之器之統名其別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士冠禮疏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矣後鄭曰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爲鄉飲酒鄉射而言也若燕禮大射雖獻亦用觚宰夫爲主人主人辟君也至於酬旅酬無算爵則同用觶矣特牲禮主人初獻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皆用角注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是也又大射司馬獻獲者則用散經云司馬正洗散特牲佐食獻尸則用散經云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是也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竝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注皆據特牲經文言之二觚賈氏無疏敖氏曰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於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於主人也說與注異經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衆賓爲加爵亦當用觚注說是也觚卑於爵觶卑於觚角散又卑於觶故代君爲主人之獻酢用觚殺於正主之獻酢用爵也酬旅酬無算爵用觶又殺於獻酬用爵觚也若夫醴用觶而不用爵觚者醴事質故也

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

左房

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今本釋文猶膱本亦作樴宋本云猶樴本亦作膱張淳識誤載樴字而缺其說葢從釋文作從木之樴也在東在上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左字

云挺猶膱也鄉射禮曰祭半膱膱長尺有二寸者李氏如圭云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為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挺敖氏云骿之祭者半挺使人以為祭也云橫祭是五挺者縮籩也然則籩亦有首尾踧張氏爾岐云薦脯用籩其挺五別有半挺橫於上以待祭脯本橫設人前橫祭者於脯為橫於人為縮蔡氏德晉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籩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朐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案挺膱皆有直義爾雅釋詁云挺直也鄉射記注云古文膱為截今文或作植截直古聲通故截或通作埴樴或通作膸皆其類也脯乾則直因謂之挺或謂之膱其義一也云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者敖氏云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有右房可知陳氏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挺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葢言左以有

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淩氏釋例詳士冠禮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

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

疏

正義曰上云亨于堂東北而不別言陳俎之處則是俎亦未離於其所也故其設時由東壁而來必言由東壁者嫌俎當自門入也云自西階升者明賓主同郝氏敬云亨狗于堂北熟而實於俎故自東壁出由西階升堂也韋氏協夢云俎爲賓設故升自西階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

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捘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

疏

正義曰朱子云印本胳上有肫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敖氏云今印本與石經胳上有肫字案疏云介用胳又云或有肫胳兩言者云云又釋文出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則胳上固無肫字又考疏之後說則是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胳二字者矣是蓋後人妄增之而當時無有是正之者故二本並行其後石經與印本但以

或本爲據所以皆誤今從通解刪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俱有肫字通解敖氏無案賈疏云肫胳兩見亦是也又前疏云下有介俎脊脅肫胳仍有肫字則賈氏所據之本雖無肫字亦不以有肫爲非案注但言膞胳不云肫胳使經文爲肫字注必明言肫與膞之爲一其不言則鄭所據本無肫字可知也別本葢以注之膞胳卽肫胳因加肫字於胳字上唐石經不察遂從其本要當以陸賈爲正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仍加肫字定爲盛氏所譏也進腠校勘記云釋文作奏云本又作腠注膞胳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改膞爲膞案膞卽肫字說文肫面頟也从肉屯聲膞切肉也从肉專聲皆非脛骨之義葢假借用之專肫同音膞肫同字今注疏刊本旣誤作膞膞以專爲聲不得與肫同用周禮醢人豚拍杜子春讀爲膞案段氏說文注曰儀禮牲肫骼假借肫爲臑字也臑肥腸也析言爲胼腸統言之則以臑該全脛如禮經之言肫胳是也禮經多作肫或作膞皆假借字以骨爲上校勘記云上除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主謂其本也集釋無其字今文胳作骼集釋作爲與疏標目不合○敖氏云皆皆肩臂胳也凡肩脅不謂之體右體者吉禮所尙故於三俎用之肺在後者便其取之也凡俎橫設其後皆於所爲設者爲右方氏苞云先脊

脅而後肩臂何也鬼神不饗味而貴氣臭故骨體以次升
生人所食惟肺脊故昏禮夕食及朝饋舅姑所舉惟肺脊
從其質也賓禮所嚌惟肺而骨體之陳亦以平時所舉爲
先用別於神享也淩氏釋例云凡牲皆用右胖惟變禮反
吉用左胖鄉飲酒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
俎脊脅肫胳肺皆右體進腠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
脊脅臂肺皆右體也進腠注左體周所貴也此嘉禮用右
胖也特牲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
二骨短脅少牢禮實鼎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注上右胖
周所貴也又云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又將祭載俎上利
升羊載右胖髀不升又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司
馬枕羊亦司馬載右體又云司士枕豕亦司士載亦右體
此吉禮皆用右胖也是凡牲皆用右胖也旣夕禮大遣奠
陳鼎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禮
豚解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又云升腊左胖髀不升是變
禮反吉始用左胖也至於特牲記賓骼注骼左骼也賓用
左骼者下尸也有司徹侑俎羊左肩左肫又云豕左肩折
侑用左體者亦下尸也主婦俎羊左臑主婦用左體者因
阼俎無體故下主人也此皆禮之殺者故不用右胖也又
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煑於鑊曰亨在鼎曰升

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言與載皆合左右胖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蹏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士喪禮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右胖異於他禮也又士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胖疏云特牲少牢皆用右胖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折九箇爲歸胙用左則用右而祭之鄉飲酒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據周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竊謂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右胖左氏蓋傳寫之誤疏以若不醴則醮用酒如夏殷冠子之法故爲此說以遷就之不足信也陳氏祥道云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注凡牲前脛骨之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者郝氏敬云凡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肩前骨也臂肩下骨也胳後脛骨也賓骨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之敖氏云今俎用胳者欲以臑爲諸公俎肫爲大夫俎也遵者若多則自三以下皆用左體是亦示其相下之意也若無遵者介俎猶用胳不爲之變也案李氏集釋張氏鄭注句讀本胳上皆有肫字故其說稍異李氏云周人貴肩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禮其俎用臑肫卑於主人而尊於介

介用胳若大夫一人則介徹用肫故介俎肫胳兩見張氏曰肫胳卽注膊胳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一體而介俎肫胳竝言者以肩臂之下臿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可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盛氏世佐云介俎用胳正也不以遵者之多少而有所變若謂有一大夫則介用肫有二大夫則介用胳然則無大夫則介當用臑矣經何以不云介俎脊脅臑肫胳肺也且有三大夫則介更何所用乎其說固不可通也引祭統者明骨有貴賤而俎之尊卑視之也　注云離猶捝也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者郝氏云周人向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進腠肉皮向上也云今文胳作骼者胡氏承珙曰說文胳亦下也亦卽腋字亦部云人之臂亦也骨部曰禽獸之骨曰骼是許書於胳骼二字有人獸之別儀禮古文作胳今文作骼鄭於鄉飲酒從古文於有司徹從今文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經言牲體獸骨自明不必作骼始瞭非同說文字書專明一字本義也段氏說文注胳下曰禮經特體之胳今文作胳古文作骼鄭出古文於注是注從今文也許訓胳爲亦下訓骼爲禽獸之骨是從古文禮不從鄭也又禽獸之骨曰骼注云案骨當作髖許據儀禮十七篇故云禽獸之髖曰骼

也儀禮多言肫胳亦作膞皆說文之腨字也骼亦作胳於人曰髖也髖者髀上也牲前是體三曰肩曰臑曰臂於人爲厷肩下臂上也後是體三曰胳曰髀曰腨禮髀賤不升故經多言肩臑臂膞胳臑在臂上胳在肫上而先言臂肫者葢四胑以下爲貴也胳是本字至埤蒼乃作骼廣雅字林變作觡又或作骰魚虞歌麻通轉之故也云曰骼曰骴者所以別人禽之異名肉部曰臂羊豕曰臑是其例也許案十七篇爲言故不敢謂骼爲人骨也案段氏兩說自異當以骼下爲正鄭於此經曰今文胳作骼於有司徹曰古文骼作胳是古文作胳今文作骼段以爲今文作胳古文作骼顯與注悖肉骨偏旁古多通用如膈或作髖或作胔皆其類也鄭於此注從古文有司徹從今文以其通用可便作耳段以注從今文非也許君據十七篇爲言故謂骼爲禽獸之骨以禮經所言骼皆主牲體言也許君於禮多從今文確有可證段必以許從古文禮不同鄭誤矣說文於胳曰亦下於骼曰禽獸之骨分別言之其實骼胳一字也

右記器具牲羞之屬

以爵拜者不徒作　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酢主人

疏　正義曰賈疏云拜受爵者有不酢主人法故此是拜既爵起以酢主人者也敖氏云以爵拜葢指賓主介遵既卒爵而奠爵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己者爲禮故曰不徒作然此拜乃前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義似失之又經言奠爵此乃言以爵則其意亦可見矣盛氏世佐云以爵拜者謂凡奠爵執爵興者也不徒者謂起必有所事無空起也試以經文考之葢一一不爽如主人獻賓賓之告旨也坐奠爵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卽云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是不徒作也其拜既爵也亦然又如賓酢主人主人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以爵拜也下文卽言其再拜崇酒之事是以不徒作也以是推之凡介遵之禮皆然至於獻眾賓眾賓不拜既爵是不以爵拜也下云授主人爵降復位是徒作也凡拜必奠爵記乃言以爵拜不言奠爵拜何也凡拜畢卽執爵興者謂之以爵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奠爵拜奠爵拜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徵也若夫拜受爵之禮先拜而後受爵方其拜時爵固未入手也不得謂之以爵拜注專以拜既爵訓以爵拜以酢主人訓不

徒作固徧敖氏雖兼賓主介遵而言然但指其卒爵之拜亦未備且未知奠爵以爵之分而反疑記失豈不謬哉案下文有拜旣爵不拜旣爵故注揆下爲言知以爵拜謂拜旣爵也 **坐卒爵者拜旣爵立卒爵者不拜旣爵** 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唯工不從此禮 疏 正義曰敖氏云此蓋於卒爵之時見其拜不拜之意坐近於拜故當拜則坐而飲而不當拜則立飲也是二儀者經已具之記蓋言其例耳又此與下條惟以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於他禮則有不盡然者矣云惟工不從此禮者李氏如圭云工賤不拜旣爵無目不使立卒爵耳 **凡奠者于左** 不飲者不欲其妨 疏 正義曰賈疏云謂主人酬賓之觶主人奠於薦右客奠之於左是不欲其妨後奠爵也 **將舉于右** 便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謂若上文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皆奠於右是其將舉者於右以右手舉之便也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客爵居左其餘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客爵主人酬賓之爵也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 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 疏 正義曰敖氏云主人獻衆賓惟於始者一爲之

洗經云主人取爵于西楹下降洗是也一人洗之者禮主於己也張氏爾岐云主人統為眾賓三長一洗一人進與為禮餘二人不敢往參非又為二人各一洗也又案經文洗升實爵後始言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此時三人尚未升堂其辭洗亦自階下東行辭之疏於前經以主人揖升為揖眾賓升以此辭洗為降辭皆誤盛氏世佐云案經文主人獻眾賓唯有一洗蓋以眾賓之長一人也故此主人辭之餘二人並不為之洗眾賓何辭之有注誤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

賢者眾寡無常也或統於堂或統於門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立者堂下眾賓也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賓多東面立不盡即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敖氏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眾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面上云東者字誤也門西北面而東上自為列者耳韋氏協夢云此蓋言凡東面立者之位也門內及堂下者並同堂下之位若有北面者亦當西上蓋繼東面而立也若東上則相背矣敖氏以東為西字之誤當從之盛氏世佐云注云眾賓辯有脯醢不見其位面及上下之次故記之記在一人辭洗之下其為堂下眾賓之位無疑敖氏見朱子通解載此條

於迎賓之後遂云在門內位之時非也周禮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庶以禮禮賓之則行飲酒禮之時鄉人之善者皆在故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相繼當西上乃云東上者猶賓席南鄉而以東為上說者以為統於主人是也敖氏改東為西似未達此義注云統於門亦未的確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薦明其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西階東北面

疏 正義曰注以明飲也校勘記云以下集釋敖氏俱有薦字○敖氏云此樂正乃公有司非眾賓也又不立於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張氏爾岐云樂正本主人官屬故以齒於賓黨為尊之盛氏世佐云經文獻眾賓之時不言樂正故記之立者亦謂堂下眾賓也方氏苞云舉樂正司正之薦而不及弟子何也此日之弟子即他日可為賓介列眾賓者也有司與酬則弟子可知矣不言與酬而言薦何也言薦則酬見言酬則薦不見而或疑於無薦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

疏 正義曰敖氏云言此者明獻禮重無有不薦者也注云獻賓謂賓介及眾賓也云獻工兼笙者也郝氏敬云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眾賓不徒爵謂樂作也

禮成於三三爵旣備禮定少變遵者可入遵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旣作則遵者不入盛氏世佐云舉爵謂初取爵於篚也作起也三爵謂奠爵之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徒空也不空爵謂實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云凡試以獻賓禮證之經云主人坐取爵于篚卽此所謂舉爵也旣因辭賓降而奠賓對後復坐取爵興適洗是一作也旣又因對賓辭洗而奠賓復位後復坐取爵卒洗是二作也旣又因荅賓拜洗而奠盥後復坐取爵實之是三作而不徒爵也獻介之不拜洗則少盥後一作矣獻衆賓無辭降之文則又少賓對後一作矣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不與介以下同也鄉射記此句在凡奠者于左之上見獻賓禮也此記於樂作大夫不入之上也見獻大夫如賓禮也獻介及衆賓皆仍獻賓之爵不得謂之舉爵獻大夫則禮易爵故得以舉爵統之也注於記中凡字而字俱無所發明且獻之有薦經文明白何待記乎郝說初讀之似有理及細考之亦非鄉射禮無介獻賓及衆賓後卽遵入而樂作矣是舉爵二作而不徒作也何以彼記亦云舉爵三作而不徒爵乎以此證之則其紕繆顯然矣方氏苞云此謂無算爵也古者于旅也語旣受三爵則必以善言相告戒或歌詩以見志如以不徒作爲薦則衆賓皆有

脯醢立者皆薦安得以獻賓獻大夫獻工爲三舉爵且又去介而著工乎案此記人各爲說似皆未得其旨注謂舉爵爲獻賓獻大夫獻工不徒爵謂皆有薦然獻介獻衆賓亦皆有薦遺介與衆賓而謂賓大夫與工之獻爲舉爵三作未見其合也盛氏專以獻賓獻大夫言雖傳會三作之文然以易爵爲舉爵仍爵爲非舉爵似亦未得經意至郝氏方氏自立新說尤於經無當也今案記言舉爵爲經一人舉觶言也云凡兼二人舉觶言也試以經文證之經言一人舉觶于賓云實觶于西階上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觶興是二作也又云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是三作也是所謂舉爵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實觶也二人舉觶之禮亦同一人舉觶鄉飲在奏樂條之上鄉射在賓若有遵者條之上此記在樂作大夫不入之上與經之次正相合鄉射記此句於凡奠者于左之上者承上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以類相從耳

樂作大夫不入　後樂賢者【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大夫之來助主人樂賢故既樂作不入敖氏云此謂大夫之來也後不及一人舉觶之節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故不入若樂既作則獻工與笙矣大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褚氏寅亮云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

樂未作前爲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湙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獻上大夫之獻不宜後於工然則大夫專爲自己獻不可後而不入也失之遠矣

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篚三爵【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三爵獻賓介衆賓一獻工與笙二獻大夫三也敖氏云既獻工則奠於上篚既獻笙乃奠於下篚也不仍用獻大夫之爵者節異則不相因也既獻大夫而酢則奠爵於西楹南又案注云獻大夫亦然者惟謂亦取爵於上篚耳

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於阼階上者以其坐於西階東也古文無上【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獻笙固於西階上矣復記之者嫌亦於阼階上拜送敖氏云此記乃與經同者特因上文而言耳　注云古文無上者胡氏承珙云案經言主人獻笙于西階上鄉射禮記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

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爲蹙【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在堂上兩階之閒東西節也　注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者李氏云縮霤者上當堂之

南霤南北節也凡東西爲橫南北爲從南霤則以東西爲從謂之縮霤敖氏云縮如縮組之縮縮霤者縮於霤也前霤兩端東西鄉設磬當其下亦如之故於霤爲縮那氏敬云霤霤檐閒承霤也縮霤者當霤東西設之於霤爲從於堂爲橫也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者張氏爾岐云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牆也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又去其西面特立一面而已鍾磬編縣之十六枚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此鄉飲酒之本諸侯卿大夫合鍾磬俱有而直有磬者以方賓賢俯從士禮也敖氏云比禮特縣則有磬鍾鑮及鼓鼙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且可以取齊於霤故也陳氏暘曰磬之爲器管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器也蓋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虡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鎛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毊徒鼓磬謂之蹇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之以見小磬師言鍾

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鼗鼓倚於頌磬西紘則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則鄭氏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入音之二耳謂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耳謂之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犍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為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簴簴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盛氏世佐云編磬之法經無明文可考鄭云十六枚取象八風而倍之也服子愼云十九枚取十二辰加七律也唐李沖用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也大周正樂用十四枚取五聲二變之倍數也諸說紛如鄭公之言頗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世多祖之蓋以十二律加四清合二八之數也四清者半律也十二律皆有半而此缺其八且無變律朱子嘗譏其法太疎略而用有不周則其非古制明矣馬氏端臨譜李沖所用謂其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然考朱子鐘律篇所著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有三十六聲去其不用者入音亦當有二十八聲李氏僅取十二律正倍之聲而不及其

變與變半則猶未備也唯陳氏以周禮典同之文定爲十二枚其議發於范鎮最爲有據何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則鍾之應乎十二律也古矣大者如此小亦宜然陳氏之言始得之矣古文縮爲蹙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縮亂也一曰蹴也縮蹴同聲爲訓手部亦云縮蹴引也蹙與蹴同曲禮以足蹴路馬芻有誅釋文本又作足蹙文選羽獵賦注云蹙蹴古字通經典蹙亦有縮義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云蹙蹙縮小之貌是縮蹙二字聲義皆可通惟禮經縮多訓從今文作縮者正字古文作蹙者同聲偕字故鄭從今文王氏引之云東西可謂之橫不可謂之從注說非也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磬當兩階之閒其北則霤矣磬非不在霤而近於霤故曰蹙霤考工記工人夫角之本蹙於㓗而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㓗而不休於氣鄭注曰蹙近也正與此蹙字同義縮乃蹙之假偕耳江氏筠云此經本未及樂縣故記亦不於縣致詳其言此者特以經有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之文本顯磬南之所在兼不辨磬之爲從爲橫亦無以見笙之去堂遠近故特明之謂爲論樂縣者非也敖氏謂此禮特縣則有磬鍾鎛及鼓鞶說爲得之其云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也則所見猶未達

耳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云凡者似爲不見者言也二席南上升降當由下其降由上者由便耳若例指爲正禮則似失之且經于主人之酢云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亦未必皆自南方也乃言凡何與方氏苞云主人及介升席自北方經有明文而記復舉此何也主人之降席無文介之降北席雖見於受獻而將徹俎賓主介降席皆不自其方故舉此以著升降之凡例而賓降席之方亦可於升席自西方比類而得之矣褚氏寅亮云此席正禮也即康成所云升由下降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阼階上者以啐酒在席北端故由便而非正也然則此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升以下而上爲便降以自上而下爲便因其便而禮節生即以是爲正禮猶身在席正中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下之禮則反躐席而不便矣故經從北降此則眞由便也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歟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故并記駁之耳夫駁記以申其說何所不可

司正旣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疏】正義曰敖氏云無獻

者異於正賓有舊者別於其黨**凡旅不洗**敬禮殺也疏正義曰凡凡尊卑也方氏苞云與酬者衆每人而洗日不暇給矣注說未安**不洗者不祭**不甚潔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承上文惟爲旅者言也若獻酒雖有不洗者亦祭之**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士本爲觀禮來敖氏云此士亦主人請之爲衆賓或有故而不及與賓介同來者也此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則未旅以前皆可以入也士賤於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酬則與主人之贊同故不與旅則不入矣云既者終言之也士亦謂當在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於西方主人不迎盛氏世佐云此士謂有爵命者周禮典命職大國次國之士一命是也其入也以觀禮亦遵者之類也大夫尊當與於獻故其入以一人舉觶爲節樂作則不入矣士賤於大夫故不得與於獻然非主人之官屬故得與於旅其入當以司正舉觶爲節既旅則不入矣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即此經所貢之賓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馬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徒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

官然後爵之爵謂命爲大夫士也然則此士與衆賓固不侔矣敖氏一之誤甚且謂未旅以前皆可入皆非也其位亦在堂下東面北上與衆賓齒黨正職云一命齒於鄉里是也諸氏寅亮云敖氏謂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送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送上徐本集釋俱有以字○敖氏云授從者云出則是飲酒者之禮他人無事者皆不入門張氏爾岐云從者從賓介遵者來者也

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東方〔疏〕正義曰東適東壁也盛氏世佐云此於賓介遵者之俎云出授從者而主人之俎不云授主人之贊者則是受者爲主黨弟子無疑矣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見命之之人與奏之之節也鄉射禮云賓降及階陔作張氏爾岐云命命擊鼓者賓出至階其節也

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上統於公〔疏〕正義曰賈疏云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遵也敖氏云有諸公則大夫位於此尊諸公也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贊佐也謂

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鼏沃盥設薦俎者正義曰
西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　【疏】敖氏云
此贊者蓋以學中之有司及私臣為之西面之位其在洗
東南與與謂與其禮也下言無算爵然後與則前此所謂
不與者獻及旅酬也是句似有脫文位面面且不與旅酬
亦飲酒於學之禮異者也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
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盛氏世佐云
記文雜似錯襍然皆依經文之序鱗次櫛比固秩然而不
紊也閒有數節之議該茲一記則或見於前或見於後俾
讀者得以參考要未有淩亂隔越而不相比者此及下文
一條以經文訂之當在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之下否則
依既旅士不入之下今在此蓋脫簡也不與者謂薦與旅
耳今乃綴之於末與上文之言薦言旅者隔越不屬則所
謂不與者竟不知其何所指矣敖氏疑有脫文而不知其
為脫簡殊未深考竊案主人之贊者總記助主人理事者不
與上若有諸公條皆屬總記不依經次故引於末此云不
與下云無算爵然後與則不與之為不與旅酬不言可知
盛氏謂上文隔越不屬則不與竟不知其何指亦未說記
文而細繹之也敖疑脫文盛疑脫簡其失正同淩氏釋例
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

北上不與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是不及獻酒者不與旅以酬也禮記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孔穎達正義亦引鄉飲酒記證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是無算爵之節也考鄉飲酒旅酬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注辯辯眾賓之在下者鄉射旅酬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注在下謂賓黨也是旅酬不及眾賓以下也燕禮大射公為賓旅酬云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為卿為大夫旅酬皆如初旅不及大夫以下至為士旅酬始云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又云士旅于西階上辯注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蓋前主人獻士時祝史小臣師及旅食者皆與故注云然也特牲禮祭畢飲酒賓旅西階一觶長兄弟旅阼階一觶並眾賓及眾兄弟交錯以辯特牲記又云兄弟主婦及內賓一宗婦亦旅前主人獻酒至眾賓眾兄弟內賓而止故旅酬亦不及眾賓眾兄弟內賓以下也有司徹旅酬尸主人侑相酬畢至于眾賓遂及兄弟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前主人獻酒辯及私人故旅酬亦辯及私人也皆不及獻酒者不與旅酬與鄉飲酒記合也亦有獻而不與旅酬者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工獻笙鄉射獻

大射獻獲者獻釋獲者是也獻工獻笙爲樂而獻獲獻獲者獻釋獲者爲射而獻非正獻之禮故不與旅酬也燕禮大射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亦不與旅酬者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在爲士旅酬之後也

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之

[疏]正義曰賈疏云以其主人之黨故無算爵乃得酒也敖氏云此遠下於賓黨也鄉射禮曰乃無算爵執觶者皆與旅酬觶亦主人之贊者也方氏苞云特牲記公有司獻次賓此則與酬而不獻何也彼以公有司而助己之私祭義近於賓此以公有司給公事義不得比於賓也特牲私臣獻次兄弟此無獻幷不與酬何也士之私臣隸子弟也義同於兄弟此所與賢能將使出長之入治之之者也賓與之曰可使私臣與賓客同獻酬乎事各異則義從而變也鄉飲義旅酬終於沃洗者與此經異何也彼所釋黨正之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也故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而豆之數各以年爲差安得以泥賓與之禮乎案鄉飲酒義終于沃洗者爲無算爵之節非與此經異也方氏誤與敖氏同

右記禮樂儀節隆殺面位次序

卷七終